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御批資治通鑑綱目卷二下

詳校官修撰臣錢棨

編修臣程嘉謨覆勘

總校官降調編修臣倉聖脉

校對官中書臣陸湘

謄録監生臣許溶

御批資治通鑑綱目卷二下

壬辰　二世皇帝元年　楚隱王陳勝元趙王武臣元齊王田儋元燕王韓廣元魏王咎元年○是歲建國考異按凡例分注楚隱王陳勝五字當朱注趙齊燕魏國名亦朱注皆當易以白字圈下凡五

總結是歲建國凡五亦當用白字

冬十月大赦○春帝東行到碣石並海南至會稽而還○夏四月殺諸公子公主

二世謂趙高曰吾已臨天下矣欲悉耳目之所好窮心志之所樂以終吾年壽可乎高曰此賢主之所能行而昏亂主之所禁也然沙丘之謀諸公子及大臣皆疑焉今陛下初立此其屬意怏怏皆不服恐為變

陛下安得為此樂乎二世曰為之柰何高曰嚴法刻刑誅滅大臣宗室收舉遺民貧者富之賤者貴之盡除故臣更置所親信陛下則高枕肆志寵樂矣二世乃更為法律益務刻深大臣諸公子有罪輒下高鞫治之公子十二人僇死咸陽市十公主矺死於杜囚公子將閭於內宮將殺之將閭仰而呼天拔劒自殺宗室震恐公子高欲犇不敢乃上書請從死先帝得葬驪山之足二世大說以示趙高高曰人臣當憂死而不暇何變之得謀二世可之賜錢以葬集覽矺死於杜矺與磔通陟格反謂裂其支體而殺之也杜在長安東南地理志扶風有杜縣周杜伯國漢宣葬此更名杜陵正義曰杜徒古反即緜詩所謂自土漆沮杜與土音相近

復作阿房宮

復作阿房宮徵材士五萬人為衛狗馬禽獸當食者多調郡縣轉輸菽粟芻稾皆令自齎糧食咸陽三百里内不得食其穀

集覽 材士材官蹶張之士注見漢文帝後二年

書法 書復何譏不變也前書作前殿阿房矣於是書復作用民甚矣故下書勝廣先書復作所以著亂始也終綱目宮殿書復者二秦不恤民怨則書復作阿房宮魏不畏天怒則書復立崇華殿漢獻帝建興十三年皆罪其不知變也

秋七月楚人陳勝吳廣起兵於蘄勝自立為楚王以廣為假王擊滎陽

是時發閭左戍漁陽者九百人屯大澤鄉陽城人陳勝陽夏人吳廣為屯長會天大雨道不通度已失期

法皆斬勝廣因天下之愁怨乃殺將尉令徒屬曰公等皆失期當斬假令毋斬而戍死者固什六七且壯士不死則已死則舉大名耳王侯將相寧有種乎衆皆從之乃詐稱公子扶蘇項燕為壇而盟稱大楚攻大澤鄉拔之攻蘄蘄下徇蘄以東行收兵比至陳卒數萬人入據之大梁張耳陳餘詣門上謁勝素聞其賢大喜豪桀父老請立勝為楚王勝以問耳餘耳餘對曰秦為無道滅人社稷暴虐百姓將軍出萬死之計為天下除殘也今始至陳而王之示天下私願將軍毋王急引兵而西遣人立六國後自為樹黨為秦益敵敵多則力分與衆則兵強如此野無交兵縣無守城誅暴秦據咸陽以令諸侯則帝業成矣不聽遂自立為王號張楚郡縣苦秦法爭殺長吏以應之使從東方來以反者聞二世怒下之吏後至者曰羣盗鼠竊狗偷郡守尉方捕逐今盡得不足憂 集覽 發閭左戍也乃以勝以廣為假王監諸將擊滎陽

漁陽索隱曰閭左言居閭里之左也秦時復除者居閭左今力役煩在閭左者盡發之也一說所在以富强為右貧弱為左秦役戍多富者役盡兼取貧弱者而發之也戍者屯兵而守也漁陽注見秦王政三年大澤鄉徐廣曰在沛郡蘄縣陽城人陳勝索隱曰韋昭云陽城屬頴川地理志屬汝南不同者葢舊屬汝南也史遷云今為汝陰後又分隷頴川韋昭據以為說故不同正義曰即河南陽城縣也陳勝字涉勝音升陽夏人吳廣索隱曰夏音賈陽賈屬淮陽後屬陳括地志云陳州太康城本漢陽賈縣也吳廣字叔將尉索隱曰尉官名漢舊儀云大縣三人其尉將屯九百人故稱將尉假令毋斬言假使幸得不見斬也陳涉世家作籍第令毋斬注籍子夜反假也第且也詐稱公子扶蘇項燕公子扶蘇始皇長子也今聞無罪而二世殺之百姓未知其死項燕楚之良將也或以為死或以為亡今故詐自稱扶蘇項燕以為天下倡

徇蘄蘇林曰蘄音機索隱曰音祈沛國邑今宿州縣李奇曰徇畧也如淳曰徇音撫徇之徇徇其人民也與衆黨與衆多也張楚李奇曰欲張大楚國故稱張楚也假王假兼攝也質實一統志云大澤鄉在徐州豐縣北六里陽城秦之縣名屬泗水郡漢屬汝南郡東漢為岑彭封邑三國魏廢之故城在鳳陽府宿州南陽夏秦之縣名屬淮陽郡漢屬淮陽國東漢屬陳國晉屬梁國後魏置陽夏郡隋改縣曰太康屬匡城郡後復置陽夏郡改縣曰匡城縣隋末廢唐初復置屬陳州五代梁屬開封府宋宣和初屬拱州金屬開封府元屬汴梁路本朝因之屬開封府蘄秦之縣名屬泗水郡漢屬沛郡晉屬譙郡後廢之故城在鳳陽府宿州南四十六里

楚遣諸將徇趙魏以周文為將軍將兵伐秦至戲秦遣

少府章邯拒之楚軍敗走

張耳陳餘復請奇兵畧趙地勝以所善陳人武臣為將軍耳餘為校尉予卒三千人徇趙又令魏人周市徇魏聞周文陳之賢人習兵使西擊秦武臣等從白馬渡河收兵得數萬人號武信君下趙十餘城餘皆城守乃引兵擊范陽范陽蒯徹說曰范陽令徐公畏死欲降君毋以為秦所置吏誅殺而以侯印授之則燕趙諸城可毋戰而降矣從之不戰而下者三十餘城涉既遣周文有輕秦之意不復設備博士孔鮒曰臣聞兵法不恃敵之不我攻恃吾之不可攻今王恃敵而不自恃若跌而不振悔無及也不聽文行收兵車千乘卒數十萬至戲軍馬二世乃大驚少府章邯請赦驪山徒悉發以擊楚軍大敗之文走鮒子順之子集覽周文文潁曰即周章也應劭曰章字文范陽也在幽州南百二十里近城有涿河朝李河合

范河東流入海故名范范陽唐置涿州薊徹漢書避武
帝諱改徹曰通通孔鮒字子魚孔子七世孫也文行收
兵句絕言周文就道上收兵也陳涉世家作西擊行
收兵北至關車千乘卒數十萬至戲軍焉至戲而停
軍也應劭曰戲弘農湖西界文穎曰戲在新豐東二
十里戲亭北述征記云戲水自驪山馮公谷北流歷
戲亭東入渭按今淇水東惟有戲驛存焉漢書項籍
傳羽至戲西鴻門劉伯莊注古文戲讀曰麾又諸侯
兵罷戲下各就國顏師古注戲謂軍之旌麾也史記
注索隱曰戲音羲水名也下者如言許下洛下然也
按上文羽至戲西鴻門是羽初停軍於戲水今言諸
侯兵罷戲下是各受封邑號令訖自戲下各就國何
須借古字以為旌麾之下乎師古伯莊說皆非少府
秦官應劭曰掌山澤陂池之稅名曰禁錢以給私養
自別為藏少小　質實　一統志云白馬津名注見漢高
也故稱少府　帝三年范陽古地名以范水居

涿水之南東流入海故名春秋戰國皆屬燕之涿邑秦屬上谷郡漢置涿郡曹魏改為范陽郡晉改為范陽國後魏復為范陽郡隋為涿郡唐初廢郡為范陽縣屬幽州大歷中又於縣置涿州遼置永泰軍宋改涿水郡金復為涿州元陞涿州路尋為涿州本朝以范陽縣省入改屬順天府戲亭在西安府新豐縣即周幽王舉烽燧徵諸侯以悅褒姒處戲水在西安府臨潼縣東三十里源出驪山鴻谷東北流經戲亭入渭

書法　勝廣耳得書起兵何惡秦也天下皆秦矣何以書楚人不予秦之滅六國也故起兵者各紀其舊國書舊國則起兵為義師矣然則此秦篇也書入寇可矣書伐秦何（據周紀書入寇不書寇）周夷秦於楚也自是秦有事必書秦則與列國無異矣夷秦於列國而大書其紀年何也世統也是

故綱目之紀年也苟正統雖夷秦於列國而不得不大書非正統則孝惠子雖書少帝而不得以大書故曰統正於下而人道定矣

發明勝廣崛起草莽本不足以國書而書之曰楚若大國然者尊楚所以惡秦也又書以周文為將軍將兵伐秦書伐則秦之罪著矣

八月楚將武臣至趙自立為趙王

張耳陳餘聞諸將為陳王徇地者多以讒毁誅乃說武信君自立為趙王勝大怒欲族其家柱國房君諫曰秦未亡而誅武信君等家此生一秦也不如因而賀之使急引兵西擊秦勝從其計耳餘曰楚特以計賀王已滅秦必加兵於趙願王毋西兵而北徇燕代南收河内以自廣楚雖勝秦必不敢制趙不勝秦必

重趙趙乘秦楚之弊可以得志於天下趙王從之因不西兵而使韓廣畧燕李良畧常山張黶畧上黨

集覽 杜國房君漢書音義曰房君姓蔡名賜上蔡人為上柱國索隱曰爵之於房邑因號房君正義曰豫州吳房縣本房子國

質實 一統志云房本春秋房子之國漢為吳房縣屬汝南郡後魏改遂寧縣屬襄城郡隋復為吳房縣屬汝南郡唐貞觀初縣廢尋復置蔡州元和中改遂平縣屬唐州長慶初還屬蔡州宋金仍舊元初省入汝陽大德間復置屬汝寧府本朝因之仍舊屬焉

九月楚人劉邦起兵於沛自立為沛公

沛人劉邦字季隆準龍顏愛人喜施意豁如也有大度不事家人生產作業初為泗上亭長單父人呂公奇其狀貌以女妻之為縣送徒驪山徒多道亡自度比至皆亡之到豐西止飲夜乃解縱所送徒曰公等

皆去吾亦從此逝矣徒中壯士願從者十餘人季被酒夜徑澤中有大蛇當徑季拔劒斬之有老嫗哭曰吾子白帝子也今為赤帝子所殺因忽不見季亡匿芒碭山中沛令欲應陳涉主吏蕭何曹參曰君為秦吏今背之恐子弟不聽願召諸亡在外者以劫衆乃召劉季季之衆已數十百人矣令悔閉城季乃書帛射城上遺沛父老為陳利害父老乃率子弟殺令迎季立以為沛公蕭曹為收子弟得二三千人以應諸侯旗幟皆赤

集覽沛人漢高本紀作沛豐邑人注李斐曰沛小沛也今徐州縣孟康曰後沛為郡豐為縣索隱曰漢改泗水為沛郡治相城故李以沛為小沛隆準服虔應劭曰隆高也準音拙頰權準也顏額顙也謂之龍顏見其非凡文穎曰準鼻也音準的之索隱曰始皇蜂目長準蓋謂鼻高起也文穎說是泗上亭長亭者停留行旅宿食處猶今之館驛也秦法十里一亭亭置長主督盜賊泗水亭在沛縣

東百步單父人呂公漢書音義曰濟陰單父縣音善甫今縣屬濟寧路單州索隱曰呂公史失其名故但舉其姓而言公據漢舊儀呂公汝南新蔡人又相經云魏人也名文字叔平送徒驪山應劭曰時始皇葬驪山郡縣皆送徒士役作被酒顏師古曰為酒所加被也夜徑澤中顏師古曰徑小道也從小道而行過於澤中索隱曰廣雅云徑斜過也舊音經芒碭山中蘇林曰碭音唐又音宕芒縣屬臨淮郡碭縣屬梁國應劭曰二縣之界有山澤之固故隱其閒括地志云宋州碭山縣在州東百五十里碭山在縣東按今歸德府秦碭郡也漢改梁國

質實

一統志云沛秦之縣名為泗水郡治漢改泗水為沛郡還治相而沛縣如故晉屬沛國劉宋屬徐州北齊省隋復置屬彭城郡唐以廣戚縣省入宋因之金初屬邳州後為源州縣尋省元復為沛縣至元初省入豐縣尋復置屬濟寧路後屬濟州本朝因之改屬徐州泗水亭在徐

州沛縣治東南漢高帝嘗為亭長於此單父春秋魯邑名漢為單父縣屬山陽郡東漢為侯國晉屬濟陽郡後魏置北濟陰郡隋初廢郡以縣屬戴州大業初州罷以縣屬曹州唐屬宋州後自碭山縣徙輝州治此五代唐改為單州宋因之今屬歸德府元初以單父縣附郭屬濟寧路本朝初省縣入州後改州為縣屬兖州府澤中即大澤中也在徐州豐縣西二十里漢高帝斬白蛇於此今名斬蛇溝芒碭二山名芒山在開封府歸德州城東一百八十里碭山在徐州碭山縣東南七十里

楚人項梁起兵於吳

項梁者下相人楚將項燕子也嘗殺人與兄子籍避仇吳中吳中賢士大夫皆出其下籍字羽少時學書不成去學劒又不成梁怒籍曰書足以記名姓而已劒一人敵不足學學萬人敵於是梁乃教籍兵法籍

大喜畧知其意又不肯竟學長八尺餘力能扛鼎才器過人會稽守殷通欲應陳涉使梁將梁使籍斬通乃召故所知豪吏喻以所為起大事舉吳中兵收下縣得精兵八千人梁自為會稽守以籍為裨將籍時年二十四

集覽下相地理志臨淮下相縣應劭曰相水出沛縣其水下流至縣故名下相括地志云相故城在泗州宿豫西北七十里

質實一統志云下相秦之縣名屬臨淮郡漢因之晉省下相置宿豫縣後屬南徐州東魏屬東楚州後周屬泗州隋下邳郡治此唐改為宿遷縣屬徐州宋屬邳州元省後復置本朝因之改屬淮安府故城在邳州城西南一名項城相傳項羽所生之處

齊人田儋自立為齊王

儋故齊王族也與從弟榮橫皆豪健宗强能得人周市徇地至狄狄城守儋詳縛奴從少年至廷欲謁殺

之因殺狄令而召豪吏子弟曰諸侯皆反秦自立齊古之建國也儋田氏當王遂自立擊市走之東畧定齊地集覽狄徐廣曰青州樂安郡臨濟縣本狄縣也括地志云北狄故城在淄州高苑縣西北詳縛奴詳讀曰佯訓詐也

趙將韓廣畧燕地自立為燕王

韓廣至燕燕豪桀欲立以為王廣曰廣母在趙不可燕人曰趙方西憂秦南憂楚其力不能禁我且以楚之强不敢害趙王將相之家趙又安敢害將軍家乎廣乃立居數月趙奉其母歸之

燕軍獲趙王既而歸之

趙王與張耳陳餘畧地王間出為燕軍所得囚之以求割地使者往請燕輒殺之有廝養卒往見燕將曰

君知張耳陳餘何如人也曰賢人也曰知其志何欲曰欲得其王耳養卒笑曰君未知此兩人所欲也夫武臣張耳陳餘杖馬箠下趙數十城此亦各欲南面而王顧其勢初定且以少長先立武臣今趙地已服此兩人亦欲分趙而王今君乃囚趙王此兩人名為求之實欲燕殺之而分趙自立夫以一趙尚易燕況以兩賢王左提右挈而責殺王之罪滅燕易矣燕將乃歸趙王養卒為御而歸集覽厮養卒公羊傳宣十二年厮養何休學云艾草為防者曰厮炊烹者曰養厮息移反養餘亮反杖馬箠下趙索隱曰杖上聲持也箠檛馬策也以兵威服之曰下杖馬箠而下之言其易也為御為趙王御車而歸

書法自立也書趙王何成之為列國也於是列國皆從其所稱惟死及失地則名之

楚將周市立魏公子咎為魏王而相之

周市定魏地諸侯欲立之市曰天下昏亂忠臣乃見必立魏王後乃可諸侯固請市終辭乃迎魏公子甯陵君咎於陳五反而後楚王遣之乃立以為王而相之集覽甯陵君咎咎名也音其久反晉灼曰甯陵今梁國寧陵縣是字轉異耳括地志云宋州寧陵城故甯陵城也質實一統志云寧陵古葛伯國之邑名又為甯城春秋時宋地秦為碭縣地漢初置寧陵縣屬陳留郡後屬梁國晉屬譙郡又屬陳留北齊廢隋復置屬宋州唐因之宋屬拱州後屬應天府金屬歸德府元仍舊本朝因之改屬開封府

秦廢衛君角為庶人集覽衛君角角名也或音鹿非按衛世家索隱述贊司徒受封梓材有作衛祚日衰失於君角則角音覺明矣

初秦并天下而衛獨存至是二世廢之衛遂絕祀

癸巳二年楚懷王心元趙王歇元齊王田市元燕王韓廣二魏王豹元韓王成元年○是歲楚王勝趙王武臣齊王儋魏王咎皆亡舊國一新國五凡六考異楚懷王心元分注楚懷王亦朱注並當朱注餘國名及總結當白字

冬十月秦兵圍沛公於豐沛公出戰破之

沛公既破秦軍令雍齒守豐而之薛齒降魏集覽雍齒漢書無釋音按楊文公談苑雍姓從平聲

十一月章邯追敗楚軍於澠池周文走死○楚田臧殺其假王吳廣進與秦戰敗死

吳廣圍滎陽三川守李由拒之廣不能下裨將田臧等矯王令誅之獻其首於王王以臧為上將西迎秦軍於戰死

趙將李良弒其君武臣

李良已定常山還報復使略太原良還請益兵道逢趙王姊良以為王伏謁道旁王姊醉不知其將使騎謝之良慚怒殺王姊遂襲邯鄲殺趙王趙人多為張耳陳餘耳目者故二人獨得脫

秦嘉起兵於郯集覽郯索隱曰郯音談東海郯縣古郯國也漢分薛為郯郡尋改東海郡今海寧州是 贊貫續一統志云郯春秋時郯子國之地名秦置朐縣屬薛郡後分為郯郡漢為東海郡東漢為東海國三國魏為郯縣劉宋於此僑立青冀二州梁改東海郡尋為北海郡東魏改青冀二州為海州北齊徙海州治琅琊郡隋徙治朐山後改州為東海郡唐改為海寧州天寶初改東海郡乾元初復為海州宋屬淮東道景定初置西海州元為海州至元中陞海州路未幾改海寧府後復為海寧州隸淮安路本朝仍為海州

以朐山縣省入隸淮安府○秦益遣兵擊楚臘月楚莊賈弒其君勝以降於秦呂臣討賈殺之復以陳為楚考異殺當作誅

二世益遣長史司馬欣董翳佐章邯擊楚柱國房君殺之又進擊張賀賀死臘月楚王至下城父其御莊賈殺之以降勝故涓人呂臣為蒼頭軍起攻陳殺賈復以陳為楚葬勝於碭謚曰隱王初勝既稱王故人皆往依之妻之父亦往焉勝以衆賓待之長揖不拜妻之父怒而去客出入愈益發舒言勝故情或曰客愚無知顓妄言輕威勝斬之諸故人皆引去勝以朱防為中正胡武為司過主司羣臣以苛察為忠諸將不親附以及於敗

集覽下城父秦二世紀殺陳勝城父無下字正義曰父音甫括地志云城父亳州縣按陳涉世家作陳王還至下城父索隱曰舊讀以陳王從汝陰還至城父縣因降下之故云還至下

城父又顓氏按郡國志山桑縣有下城父聚在城父縣東下如字讀此說為得故涓人故舊也陳勝為王故有涓人之官涓人名注見周赧王三年

質實一統志云城父秦之縣名即春秋陳之夷邑漢屬沛郡晉屬譙郡隋屬亳州元廢為村有文廟碑存焉故城在鳳陽府亳縣東南七十里

書法勝自立為楚王則綱目楚之武臣自立為趙王則綱目趙之其殺也書弒其賊也書討蓋成之為列國也其成之何惡秦而已矣

發明陳勝自立至是纔歳餘耳書莊賈之弒所以成其為君書吕臣之討所以正賈之罪上書李良弒其君亦然惟惡秦之無道而欲誅之也故書法之意如此

春正月趙將張耳陳餘立趙歇為王

張耳陳餘收散兵得數萬人擊李良良敗走客有說之者曰兩君羇旅難可獨立立趙後輔以誼可就功乃求得歇立之 集覽 趙歇蘇林曰鄭玄云歇音遏絶之遏徐廣音烏轄反今如本字讀信都地理志趙地北有信都按今冀州是春秋為晉東陽地三家分晉因屬趙秦於此置信都縣屬鉅鹿 質實 一統志云信都戰國趙邑名秦置縣屬鉅鹿郡漢為信都國于此景帝時改廣川國後復為信都國東漢更名安平國後置冀州治此晉改長樂國後魏改長樂郡隋為信都郡唐改冀州尋改魏州後復舊名天寶初改信都郡乾元初復為冀州治信都縣宋增置武安軍金仍為冀州屬河間府元屬真定路本朝因之以信都縣省入改屬真定府

秦嘉立景駒為楚王○秦攻陳下之呂臣走得英布軍還

復取陳

布六人也嘗坐法黥論輸驪山驪山之徒數十萬人布皆與其徒長豪傑交通乃亡之江中為羣盜番陽令吳芮甚得江湖間心號曰番君布往見之其衆已數千人番君以女妻之使將其兵擊秦集覽布六人夏禹本紀封皐陶之後於英六徐廣曰史記皆作英字而以英布是此苗裔索隱曰地志安國有六縣英地闕不知所在正義曰英蓋蓼字括地志云光州固始縣春秋蓼國也又志云故六城在安豐西南百三十二里論輸驪山論平聲議罪也正義曰英布論決受黥已竟輸之驪山作陵番陽番通作鄱春秋吳伐楚取番秦為鄱陽縣屬九江漢屬豫章隋置饒州韋昭曰鄱音婆初吳芮為鄱令即此質實一統志云六古國名周封皐陶之後於此春秋為六蓼國漢為六安國治六縣後為盛唐縣屬廬江郡晉改為六安縣隋改霍山縣唐置霍州

復廢州改霍山為盛唐縣五代晉改來化縣後復為
盛唐縣宋為六安縣政和中陞六安軍初屬壽春府
後屬安豐軍元為六安州屬廬州路本朝初以六安
縣省入仍屬廬州府番陽秦之縣名屬九江郡以在
鄱水之北故名漢屬豫章郡吳以後屬鄱陽郡
隋唐宋饒州治此元仍舊本朝因之屬饒州府

沛公得張良以為廄將

楚王景駒在留沛公往從之張良亦聚少年百餘人
欲從駒道遇沛公遂屬焉公以良為廄將良數以太
公兵法說沛公公善之常用其策良與他人言輒不
省良曰沛公殆天授遂從不去駒使沛公與秦交戰
不利攻碭拔之得其兵六千
人與故合九千人擊豐不下【集覽】景駒在留景駒姓
名也留地名漢置
留城縣今廢為鎮屬徐州彭城縣在沛縣東南五十
里張良封留即此太公兵法索隱曰譙周云太公姓

姜名牙益牙本是字尚是名也其先祖封呂從其封姓故曰呂尚文王出獵而遇之載與俱歸立為師言吾先君太公望子久矣因號太公望正義曰七録云太公兵法一帙三卷

質實　一統志云留秦之縣名屬泗水郡漢改為留城縣東漢末廢之故城在徐州沛縣東南二十里張良遇漢高帝即此

書法　特筆也不書張良歸沛公何著良心也良欲復韓而未知所從沛公得之漢之帝業成矣書曰沛公得張良貴之也書法如此終綱目一人而已

發明　不曰張良歸沛公而曰沛公得張良則良之去就為可觀而沛公之興以得良為重矣

項梁擊楚王駒殺之夏六月立楚懷王孫心為楚懷王

韓公子成為韓王

廣陵人召平為楚徇廣陵未下聞陳王敗乃渡江矯王令拜項梁為上柱國曰江東已定急引兵西擊秦梁乃以八千人渡江而西東陽少年殺令相聚得二萬人以故令史陳嬰素謹信長者欲立以為王嬰母曰暴得大名不祥不如有所屬事成猶得封侯事敗易以亡非世所指名也嬰乃謂軍吏曰項氏世世將家有名於楚今欲舉大事將非其人不可我倚名族亡秦必矣衆從之於是嬰及英布蒲將軍皆以兵屬梁衆遂六七萬梁曰陳王首事戰不利未聞所在今秦嘉立景駒大逆無道乃進擊殺嘉駒走死至薛沛公往見之梁予兵還拔豐使項羽攻襄城不下已拔皆阬之居鄛人范增年七十好奇計往說梁曰陳勝敗固當夫秦滅六國楚最無罪自懷王入秦不反楚人憐之至今故楚南公曰楚雖三戶亡秦必楚今勝首事不立楚後而自立其勢不長今君起江東楚蠭起之將皆爭附君者以君世世楚將為能復立楚之

後也梁然其言乃求得懷王孫心於民間為人牧羊六月立以為楚懷王從民望也都盱眙以陳嬰為上柱國梁自號武信君張良說梁曰君已立楚後韓諸公子橫陽君成最賢可立為王益樹黨梁從之立為韓王以良為司徒西畧韓地往來為游兵潁川

集覽

召平索隱曰此召平是廣陵人與東陵侯召平及齊相召平皆自別人也召音劭東陽晉灼曰本臨淮郡邑漢明時屬下邳後分屬廣陵括地志云秦東陽縣城在今楚州盱眙縣東在淮水之南令史陳嬰漢儀注云令吏曰令史正義曰楚漢春秋云東陽獄吏陳嬰英布蒲將軍服虔曰英布起於蒲地因號焉如淳曰言英布與蒲將軍皆屬項羽此自更有蒲將軍也韋昭曰服虔以為英布起蒲非也至薛為句地理志魯國有薛縣括地志云古薛城在徐州滕縣界按今泗州本秦之薛郡也拔豐范睢曰得其城為拔地理志沛國有豐邑即今徐州縣居鄛人范增索隱

曰晉灼云鄿音勤絶之勤然今皆用單巢字而讀為
鉏交反地理志廬江有居鄛縣注本春秋居巢國今
無為州巢縣是荀悅漢紀范增阜陵人故楚南公徐
廣曰南公楚人善言陰陽文頴曰南方老人虞喜志
林云南公者道士識興廢之數知亡秦者必於楚也
漢藝文志南公十三篇六國時人在陰陽家者流楚
雖三戶瓚曰楚人怨秦雖三戶猶足以亡秦索隱曰
瓚與蘇林解同韋昭謂三戶楚三大姓昭屈景也二
說皆非左傳以畀楚師於三戶杜預注今丹水縣北
三戶亭則是地名無疑正義曰服虔云三戶漳水津
也張晏曰三戶地名在梁淇西南孟康曰津峽名也
在鄴西三十里括地志云濁漳水又東經葛公亭北
經三戶峽為三戶津在相州滏陽縣界然則南公識
興廢之數知秦亡必於三戶故出言後項羽果渡三
戶津破章邯軍邯降羽秦遂亡是南公之善識蠭起
言起兵者衆如蠭之飛起也懷王孫心心名也楚懷

王槐之孫盱眙戰國楚始為縣西晉為臨淮郡以北臨淮水也東晉立盱眙郡唐改西楚州宋陞盱眙軍尋改招信軍今為盱眙縣屬泗州

正誤　故楚南公今按故字猶言所以也非謂故時之楚漢書無楚字楚雖三戶今按三戶有二說以為地名恐是但於雖字文勢不順豈南公本指其地不欲顯言故為疑似之語邪

質實　一統志云廣陵注見漢後主建興二年召平廣陵人為東陵令嘗為陳勝徇廣陵後為布衣種瓜長安城東瓜有五色甚美世謂之東陵瓜今廣陵有東陵亭疑即平所封地也東陽秦之縣名屬臨淮郡漢末省之故城在鳳陽府盱眙縣東七十五里薛古國名秦置郡漢降為縣屬魯國後廢之故城在兖州府滕縣南四十里豐秦之邑名屬泗水郡漢以豐為縣屬沛郡晉屬沛國劉宋改屬濟陰郡北齊屬永昌郡隋屬彭城郡唐宋及金並屬徐州元屬濟寧路本朝因之改屬鳳陽府居

餘如瓚說

鄛秦之縣名即古之巢伯國也書成湯放桀于南巢春秋時楚人圍巢皆此地漢晉俱因之梁為蘄縣隋省入襄安縣唐初置巢州尋改巢縣宋初廢為鎮尋復為縣又置鎮巢軍元陞為州後復為縣屬無為州

本朝因之屬廬州府盱眙秦之縣名漢屬臨淮郡東漢屬下邳國晉為臨淮郡治後置盱眙郡南齊於此置北兗州陳屬北譙州唐屬楚州宋置盱眙軍後仍為縣紹定中改招信軍元陞招信路尋改臨淮府後仍為盱眙縣屬泗州

本朝因之屬鳳陽府

章邯擊魏齊楚救之齊王儋魏相市敗死魏王咎自殺

章邯擊魏王於臨濟魏使周市求救於齊楚齊王及楚將項它皆將兵隨市救魏章邯夜銜枚擊大破之殺齊王及周市魏王為其民約降約定自燒殺其弟豹亡走楚楚予兵復徇魏地集覽臨濟本狄

縣也漢改臨濟今屬益都濟上聲括地志云狄故城在今淄州高苑縣西北項它它音湯河反項羽從兄之子衘枚周禮大司馬衘枚而進注枚如箸横衘之有繣結項中軍法止語為相疑惑也正誤臨濟當作質賓臨淄注見楚臨淄質賓義帝元年

齊人立田假為王

假王建弟也齊人立以為王而以田角田閒為將相

秋七月大霖雨

書法書記異也書霖雨始此終綱目書霖雨六是年漢景帝六年晉成帝咸康四年陳已卯年唐代宗廣德二年大歷十二年書大者二是年漢景帝六年書大雨六詳漢昭帝始元元年

○齊王儋弟榮逐王假立儋子市為王而相之○秦下右丞相馮去疾左丞相李斯吏去疾自殺要斬斯夷三族以趙高為中丞相考異謹按封拜例曰凡官者除拜當書者皆加官者字據此官者初拜相當書官者或云始皇三十七年已書官者趙高但漢延熹二年兩書官者單超不媿重複此不書官者傳漏耳

二世數誚讓左丞相李斯居三公位如何令盜如此斯恐懼重爵祿乃阿二世意以書對曰夫賢主者必能行督責之術者也故申子曰有天下而不恣睢命之曰以天下為桎梏夫不能行督責之術專以天下自適而徒勞形苦神以身徇百姓若堯禹然則是黔首之役非畜天下者也故謂之桎梏也惟明主能行

督責以獨斷於上則權不在臣下然後能滅仁義之塗絕諫說之辯犖然行恣睢之心而莫之敢逆如此羣臣百姓救過不給何變之敢圖二世說於是行督責益嚴稅民深者為明吏殺人衆者為忠臣刑者相半於道而死人日成積於市秦民益駭懼思亂郎中令趙高恃恩專恣多以私怨殺人恐大臣言之乃說二世曰天子所以貴者但以聞聲羣臣莫得見其面也令坐朝廷譴舉有不當則見短於大臣非所以示神明於天下也不如深拱禁中與臣及侍中習法者待事事來有以揆之則大臣不敢奏疑事天下稱聖主矣二世乃不坐朝廷事皆決於高李斯以為言高乃見斯曰關東羣盜多而上益發繇治阿房宮臣欲諫為位賤此真君侯之事君何不諫斯曰上居深宮欲見無閒高曰請候上閒語君於是待二世方燕樂婦女居前使人告斯可奏事矣斯至上謁如此者三二世怒高因曰沙丘之謀丞相與焉今陛下為帝而

丞相貴不益其意亦望裂地而王矣且其長男由守三川楚盜皆其傍縣子以故公行過三川聞其文書相往來未得其審故未敢以聞且丞相居外權重於陛下二世乃使人按驗三川守與盜通狀斯聞之乃上書言高罪二世曰趙君為人精廉強力下知人情上能適朕朕實賢之而君疑之何也且朕非屬趙君當誰任哉斯又與右丞相馮去疾將軍馮劫進諫曰羣盜並起皆以戍漕轉作事苦賦稅大也請且止阿房宮作者減四邊戍轉二世曰君不能禁盜又欲罷先帝所為是上無以報先帝次不為朕盡忠力何以在位下吏按罪去疾劫自殺斯自負其辯有功無反心乃就獄二世屬高治之責與由反狀收捕宗族賓客榜掠千餘斯自誣服而從獄中上書自陳前功幸二世寤而赦之高使棄去不奏又使其客十餘輩詐為御史謁者侍中更往來覆訊斯斯更以實對輒復榜之後二世使人驗斯斯以為如前終不敢更言所

使按三川守由者至則楚兵已擊殺之矣高皆妄為
反辭以相傅遂具斯五刑論要斬咸陽市斯顧謂其
中子曰吾欲與若復牽黄犬俱出上蔡東門逐狡兎
豈可得乎遂父子相哭而夷三族二世乃以高為中
丞相事集覽重爵祿重愛惜也范雎傳虞卿解相印
皆決焉與魏齊亡走侯嬴曰虞卿不敢重爵祿
之尊中子名不害鄭之賤臣也主刑名恣睢鄒誕生
曰恣音資睢千餘反劉氏曰恣如字睢香萃反恣睢
謂恣行為睢恚之貌也正義曰睢仰白目怒貌索隱
曰恣睢猶放縱謂肆情恣縱也犖然犖力角反卓犖
超絶也發繇發與繇役也欲見無間史記漢文本紀
願請間言索隱曰包愷音閒言欲向空閒處語也記
曲禮侍坐於君子若有告者曰少閒願有復也注閒
音閑復白也由守三川李斯之子名由為三川郡守
三川注見秦莊襄王元年傍縣子謂皆三川郡近縣
之人戍漕轉戍守邊也漕轉水運也搒掠漢書注劉

伯莊曰榜掠音彭亮並笞擊也榜通作搒亦作榜相傳傳音附相傳會也以辭語牽合曰傅會上蔡地理志汝南上蔡縣索隱曰古蔡國也正義曰上蔡在豫州北七十里今蔡州縣夷三族張晏曰夷滅也父母兄弟妻子盡誅滅之也如淳曰三族父母妻族也

正誤

戍漕轉作事苦今按胡三省注戍征戍也漕水運也轉陸運也作役作也史記下文一統有云請且止阿房宮作者減省四邊戍轉

質實

志云上蔡古蔡國周武王封弟叔度於蔡成王封其子蔡仲即此漢置上蔡縣屬汝南郡後魏改臨汝縣北齊省隋初置武津縣大業中復曰上蔡唐屬蔡州宋金元並仍舊本朝因之屬汝寧府

書法

書下某某吏何非其罪也下吏之辭有三書下某吏徵某下吏無罪之辭也書某有罪下吏某以罪下吏皆有罪之辭也然則斯無罪乎斯固有罪而秦殺之不以其罪爾於是將軍馮刧同

下吏自殺不書畧之也綱目書下某吏下某獄十九馮去疾等相國何絳侯勃條侯亞夫蕭望之陳咸王章劉輔鄭崇王嘉鮑宣梁竦周紆邳壽虞詡李固皇甫規楊彪侯君集徵下獄六收下獄一捕下獄一詳漢景帝中二年書要斬始此綱目書要斬二是年漢昭帝元鳳三年凡書要斬甚之也

章邯擊破楚軍於定陶項梁死集覽定陶縣屬濟陰在濟陰沉水之陽按濟陰隋改曹州隋實一統志云定陶秦之縣名本堯所居之地漢初封彭越為梁王都此後以縣屬濟陰國宣帝時為定陶國後魏為西兗州治隋屬濟陰郡唐初屬曹州尋降為鎮宋置廣濟軍兼置定陶縣熙寧中軍廢以縣屬曹州後復置軍金廢軍仍以縣屬曹州本朝改屬兗州府

項梁再破秦軍益輕秦有驕色宋義諫曰戰勝而將驕卒惰者敗今卒少惰矣秦兵日益臣為君畏之弗

聽二世悉起兵益章邯擊楚軍大破之定陶梁死懷王徙都彭城并項羽呂臣軍自將之號羽為魯公

楚立魏豹為魏王○章邯擊趙圍趙王於鉅鹿楚以宋義為上將軍救之

質實 鉅鹿注見漢靈帝中平元年

章邯以楚地兵不足憂乃北擊趙破邯鄲張耳以趙王走鉅鹿王離圍之陳餘北收兵得數萬人軍其北章邯軍其南趙數請救於楚楚王聞宋義先策武信君必敗召與計事大說之因以為上將軍項羽為次將范增為末將以救趙義號卿子冠軍諸别將皆屬焉

集覽 鉅鹿地理志冀州有鉅鹿郡括地志云邢州平鄉縣鉅鹿故城也按邢州今順德府是先策武信君必敗先前策料也武信君項梁也宋義嘗以梁有驕色諫曰將驕卒惰者敗後果敗死卿子冠軍劉伯莊曰王之孫為王孫公之子為公子卿子謂

卿之子也文頴曰卿子時人相褒尊之辭上將故言
冠軍張晏曰冠者加於首上言功冠諸軍之上也

楚遣沛公伐秦

初楚懷王與諸將約先入定關中者王之是時秦兵
尚強諸將莫利先入關獨項羽怨秦奮勢願與沛公
西諸老將曰羽慓悍猾賊甞攻襄城襄城無遺類所
過無不殘滅且楚數進取皆敗不如更遣長者扶義
而西告喻秦父兄秦父兄苦其主久矣今誠得長者
往無侵暴宜可下羽不可遣獨沛公素寛大長者可
遣王乃遣沛公收陳
王項梁散卒以伐秦

集覽 莫利顔師古曰不以入關
為利慓悍猾賊漢高本紀
作慓悍禍賊顔師古曰慓疾悍勇也禍賊好為禍害
而殘賊也慓匹妙反扶義而西言仗大義而西往也
頴師古曰扶或作
杖杖者倚任之意

發明三代而下惟漢唐為盛其得天下亦畧相似然唐祖自即位以前皆書其名而沛公自起兵之後即不以名書之何哉沛公舉兵誅無道秦其名義甚正秦既不得而臣之則稱以沛公宜矣若夫唐公既尊隋煬為太上皇又立其子而事之則君前臣名固其理也綱目循名責實初非厚於漢而薄於唐要在讀者深察而黙識之可也

甲午 三年（楚二 趙二 齊二 燕三 魏二 韓二年）冬十一月楚次將項籍矯殺宋義而代之大破秦軍虜其將王離

宋義至安陽留四十六日不進項羽曰秦圍趙急宜疾引兵渡河楚擊其外趙應其內破秦軍必矣宋義曰今秦攻趙戰勝則兵罷我乘其敝不勝則我鼓行而西必舉秦矣因下令曰有猛如虎狠如羊貪如狼

强不可使者皆斬之遣其子襄相齊送之無鹽飲酒高會天寒大雨士卒凍飢項羽曰今歲飢民貧卒食半菽而飲酒高會不引兵渡河因趙食并力攻秦乃曰承其敝夫以秦之强攻新造之趙其勢必舉何敝之承且國兵新破王坐不安席掃境内而屬將軍國家安危在此一舉今不恤士卒而徇其私非社稷之臣也十一月羽晨朝義即其帳中斬之出令軍中曰宋義與齊謀反王陰令籍誅之諸將莫敢枝梧共立羽為假上將軍遣使報命於王王因以羽為上將軍鉅鹿兵少食盡張耳數召陳餘餘不敢前耳又使張黶陳澤讓之要與俱死餘使二人將五千人先嘗秦軍皆没齊師燕師及耳子敖來救亦未敢擊秦羽乃使蒲將軍將二萬人渡河絶秦餉道餘復請兵羽乃悉引兵渡河已渡皆沈船破甑燒廬舍持三日糧以示士卒必死無還心與秦軍遇九戰皆破之章邯引却遂虜王離時諸侯軍救鉅鹿者十餘壁莫敢縱兵

及楚擊秦皆從壁上觀楚戰士無不一當十呼聲動天地觀者人人惴恐既破秦軍諸侯將入轅門膝行而前莫敢仰視羽由是始為諸侯上將軍諸侯兵皆屬焉趙王既得出張耳責讓陳餘問黶澤所在疑餘殺之餘怒辭印綬予耳耳不受餘起如廁客有說耳者曰天予不取反受其咎君急取之耳乃佩其印綬收其麾下餘遂與數百人去之河上澤中漁獵

集覽安陽索隱曰按傳寬傳從攻安陽杠里則安陽杠里俱在河南師古以為今相州安陽縣時北兵猶未渡河不應即至相州安陽今撿後魏地形志己氏縣有安陽城隋改己氏為楚丘今宋州楚丘縣西北四十里安陽故城是也引兵渡河正義曰渡相州漳河也無鹽地理志東平郡有無鹽縣括地志云無鹽今鄆州東宿城是卒食半菽瓚曰士卒食蔬菜以菽雜半之也說文菽豆也羽晨朝鼂項羽於早晨朝見宋義莫敢枝梧如淳曰梧音悟枝梧猶枝捍也瓚曰

小柱為枝邪柱為梧謂諸將皆慴服莫敢枝梧營救也要與俱死要約也約與俱往攻秦而致死戰先嘗秦軍崔浩曰嘗猶試也耳子敖耳之子名敖諸侯將諸侯及諸將轅門張晏曰軍行以車為陣轅相向為門故曰轅門禮天官掌舍曰設宮車轅門

質實

一統志云安陽秦之縣名屬山陽郡漢改為已氏縣屬濟陰郡隋改為楚丘縣唐初屬宋州後省之故城在兗州府曹縣東南五十里漳河在彰德府林縣西北二十里無鹽古國名秦置縣屬碭郡漢省之故城在兗州府東平州三十五里

書法

書大破秦軍何惡秦也然則籍無貶乎書次將書矯殺則籍之罪著矣是故即鄴之救書大破秦軍而無忌襲奪之罪不可逃鉅鹿之救書大破秦軍而項籍矯殺之罪不可掩此功過之權衡也

發明不直書曰楚將而必曰次將者正其以下犯上之罪也不直書曰殺宋義而必曰矯殺者正其專輒無君之罪也籍始見於綱目而罪已如此他日雖欲自立於天下尚可得乎

春二月沛公擊昌邑彭越以兵從

越昌邑人常漁鉅野澤中為羣盜楚兵起澤間少年相聚百餘人請越為長越謝曰臣不願也強請乃許之與期旦日日出會後期者斬至期多後或至日中於是越謝曰臣老諸君強以為長今期多後不可盡誅誅最後者一人皆笑曰何至是請後不敢越竟斬之徒屬皆驚莫敢仰視乃畧地收散卒得千餘人至是以其兵歸沛公 集覽 昌邑地理志山陽有昌邑括地志云在曹州城武縣東北三十二里梁丘故城是鉅野注見漢獻帝興平二年 質實 一統志云昌邑秦之縣名屬薛郡漢初改屬山陽郡武帝

封子𨞪為昌邑王於此後國除以其地併入郡故城在兖州府城西南一百八十里金鄉縣界内鉅野澤在兖州府鉅野縣東五里一名大野澤南北三百里東西一百餘里禹貢大野既豬周禮藪曰大野皆此元末為黄河所决遂涸

沛公使酈食其說陳留下之

沛公過高陽高陽人酈食其家貧落魄為里監門其里人有為沛公騎士者食其謂曰諸侯將過此者吾問之皆握齪自用不能聽大度之言今聞沛公慢而易人多大畧此真吾所願從遊若見沛公謂曰臣里中有酈生年六十餘長八尺人皆謂之狂生生自謂非狂騎士曰公不好儒客冠儒冠來者輒解而溺其中與人言常大駡未可以儒生說也酈生曰第言之騎士從容言之沛公至傳舍則使人召酈生生至入

謁沛公方踞牀使兩女子洗足而見生生長揖不拜曰足下欲助秦攻諸侯乎且欲率諸侯破秦也沛公罵曰豎儒天下同苦秦久矣故諸侯相率而攻秦何謂助秦攻諸侯乎生曰必聚徒合義兵誅無道秦不宜踞見長者公乃輟洗而起延生上坐問計生曰足下兵不滿萬欲以徑入强秦此所謂探虎口者也夫陳留天下之衝又多積粟臣善其令請得使之令下於是遣生行而引兵隨之遂下陳留號生為廣野君為說客使諸侯其弟商亦聚衆四千人來屬沛公

集覽高陽人酈食其索隱曰陳留圉縣有高陽鄉司馬彪曰圉有高陽亭括地志云圉城在汴州雍丘西南正義曰酈食其音歷異基落魄應劭曰魄音託落魄志行衰惡之貌顔師古曰失業無次也鄭氏曰魄音薄晉灼曰落薄落託義同為里監門戰國齊策顔斶對齊宣王曰夫監門閭里士之賤者也鮑彪曰閭在鄉里在野並五百家皆有門握齪酈生本傳

齱作齱應劭曰握齱急促貌齱音若捉鄒氏音鹿角反韋昭曰握齱小節也溺其中溺乃弔反小便也溲溺於冠之中從容從七恭反從容不迫之貌索隱曰謂從任其容止不矜莊也傳舍傳者轉轉相傳之義音株戀反舍亭也猶今館驛豎儒顏師古曰沛公輕之言其庸劣無智若童豎也陳留古兗州郡今開封府縣臣善其令正義曰言我與陳留縣令相親善請得使之令下令平聲索隱曰彼自歸伏曰下言我請得為使而往說之可令其歸伏廣野君韋昭曰廣野在河內山陽縣

質實

一統志云高陽里名在開封府杞縣西二十九里陳留古地名春秋時屬鄭後為陳所併故曰陳留秦始置陳留縣漢為陳留郡治晉末郡縣皆廢隋初復置屬宋州後屬梁郡唐初屬杞州又改屬汴州五代屬開封府宋金元仍舊本朝因之復屬

開封府

夏四月沛公攻潁川略南陽秋七月南陽守齮降

四月沛公攻潁川因張良略韓地聞趙將司馬卬欲渡河入關公乃攻平陰絕河津南出轘轅六月畧南陽郡守齮戰敗走保宛沛公引兵過之張良曰今不下宛宛從後擊彊秦在前此危道也公乃夜從他道還圍宛七月齮降封殷侯引兵而西無不下者所過亡得鹵掠秦民皆喜

集覽 潁川秦潁川郡漢獻從都之改曰許昌後周改許州韓地戰國策韓分晉得南陽及潁川之父城定襄潁陽潁陰長社陽翟東接汝南西接弘農得新安宜陽平陰正義曰縣在河東汾州轘轅故關名在河南緱氏縣東南索隱曰轘轅為九十二曲是險道名也南陽郡屬荆州括地志云在鄧州東北百二十里郡守齮索隱曰齮音蟻郡守之名失其姓守音狩按漢書景帝中二年始更郡守為太守殷侯韋昭曰殷在河內正義曰以商帝盤

庚國殷中之地改商為殷在相州安陽即北冢殷虛也南去朝歌百三十六里亡得鹵掠史記亡作毋應劭曰鹵掠與虜畧通按左傳襄二十一年晉欒盈出奔過於周周西鄙掠之注掠音亮奪也

質實

一統志云潁川秦之郡名治長社縣漢為韓國尋置許縣屬潁川郡東漢末獻帝都於此曹魏改曰許昌晉徙潁川郡治此北齊於此置南鄭州後周改許州治長社縣隋改縣因潁川州為潁川郡唐復為許州長社縣五代梁置匡國軍唐改忠武軍宋陞潁昌府金復為許州昌武軍元為許州屬河南路本朝以長社縣省入改屬開封府平陰注見漢光武建武十五年轘轅關在河南府登封縣西北轘轅嶺下南陽秦之郡名治宛縣以其在中國之南而居陽地故曰南陽漢因秦制領於荆州刺史光武起兵舂陵更始立於淯水皆在此地晉為南陽國宋齊並為南陽郡後魏於穰縣置荆州以郡屬焉隋初罷郡置鄧州治穰

改宛為南陽縣唐初於南陽縣置宛州尋罷五代至宋因之金置申州元陞為南陽府本朝因之隸河南道殷秦之縣名屬邯鄲郡漢省之故城在大名府內黄縣東南三十三里

章邯以軍降楚

章邯軍棘原項羽軍漳南相持未戰秦軍數却二世使人讓邯邯恐使長史欣請事留司馬門三日趙高不見欣恐走還報曰趙高用事於中下無可為者今戰勝高疾吾功不勝不免於死願熟計之陳餘亦遺邯書曰將軍居外久多内郤有功亦誅無功亦誅且天之亡秦無愚智皆知之將軍何不與諸侯為從約分王其地孰與身伏鈇質妻子為戮乎邯狐疑陰使羽約未成羽引兵連戰大敗之邯復請降乃與盟於洹水上立以為雍王置楚軍中而使欣將其軍為前行

集覽 鄲棘原地名在鉅鹿南漳南漳水之

南也括地志云漳水今俗名御河在邢州平鄉縣南司馬門正義曰凡言司馬門者宮垣內兵衛所在四面皆有司馬主武事總言之外門為司馬門如淳曰宮衛令諸出入殿門公車司馬門乘軺傳者皆下不如令罰金四兩下無可為者言不可復為軍旅事也質內鉆部與隤通然也伏鈇質鈇與斧通莝斫刀也質與鑕通椹也郭璞注三蒼云古者斬人伏於椹上而斫之故云伏鈇質公羊傳加之鈇質注要斬之罪戰國秦策范雎曰胸不足以當椹質要不足以待斧鉞狐疑離騷心猶豫而狐疑注狐多疑而善聽河冰始合狐欲渡必貼耳先聽無水聲而後過故人過河冰者要須狐行然後敢渡因謂多疑者為狐疑也見六始又注見秦孝文王元年猶豫為前行史記項籍本紀注行胡郎反漢書項籍傳作行前注置前而行也

質實

一統志云漳水在順德府平鄉縣西南一十里源出山西潞州黎城山流經此縣下至南

和縣即禹貢之漳水也俗又名柳河

書法凡降譏也以軍降甚譏之也以軍降則非力屈而降也

八月沛公入武關趙高弑帝于望夷宮立子嬰為王九月子嬰討殺高夷三族考異討殺高當作討高誅之據罷免例討某誅之注趙高之類考證殺當作誅○謹按凡例曰凡誅叛逆成大罪曰討某誅之注云秦趙高漢韓王信諸呂子弘七國之類夫趙高亡秦其罪浮於韓王信諸呂子弘七國之叛漢也如韓王信諸呂子弘七國皆已曰誅於趙高誤書曰殺今當正之

初中丞相趙高欲專秦權恐羣臣不聽乃持鹿獻於二世曰馬也二世笑曰丞相誤邪謂鹿為馬問左右

或默或言鹿高因陰中諸言鹿者以法後羣臣皆畏之莫敢言其過八月沛公攻屠武關高前數言關東盜無能為至是二世使責讓高高懼乃與其壻咸陽令閻樂謀詐為有大賊召吏發卒使樂將之至望夷宮殿門縛衛令僕射曰賊入此何不止遂殺之射郎官者或走或格格者輒死入射上幄坐幃二世怒召左右皆惶擾不鬬旁有宦者一人侍不去二世謂曰公何不早告我乃至於此對曰使臣早言皆已誅安得至今樂前數二世曰足下驕恣誅殺無道天下皆畔其自為計二世曰吾願得一郡為王弗許願為萬戶侯又弗許願與妻子為黔首樂曰臣受命丞相為天下誅足下足下雖多言臣不敢報麾其兵進二世自殺趙高曰秦故王國始皇君天下故稱帝今六國復立宜為王如故便乃立子嬰為秦王以黔首葬二世苑中九月高令子嬰朝見受璽子嬰稱疾不行高自往請子嬰遂刺殺高三族其家以徇

集覽

陰中中竹仲反陰中害之也望夷宮張晏曰在長陵西北長平觀道東故亭處是也臨涇水作之以望北夷括地志云望夷宮在雍州咸陽東南縛衛令句絕謂衛士令士皆縶縛之二世本紀作趙高詐詔衛士令士皆素服持兵內鄉郎官者郎謂郎官宦者黄門閹寺之屬足下蔡邕曰羣臣士庶相與言故呼在殿下閣下足下侍者執事者而先與之言因卑達尊之義皆謙辭也

正誤 縛衛令僕射令按史記二世本紀趙高詐為有大賊令閻樂將吏卒至望夷宮殿門縛衛令僕射曰賊入此何不止衛令曰周廬設卒甚謹安得賊敢入宮樂遂斬衛令李斯傳趙高詐詔衛士令士皆素服持兵內鄉入告二世曰山東羣盜兵大至益樂所縛者衛令及僕射當於射字句絕其曰賊入此何不止乃閻樂問詞非僕射語也趙高令士皆持兵內鄉即本紀詐為有賊之事

質實 一統志云令士之令平聲謂使令也非謂上等士也

望夷宫在西安府涇陽縣東南八十里秦建臨涇水以望北夷

書法　綱目廢君而弑之者二十七十三弑書殺者八賊討者二十賊討者四弑君者二三焉詳周赧王五年亂豈有已哉

發明　二世之死與隋煬之死何異趙高之逆與宇文化及之逆何殊然二世書帝而隋煬書其君廣何哉二世固為無道不過為趙高所愚以至此極若夫煬之不道則有不可勝言者矣故所書不同如此綱目循名責實雖均為亂亡之事亦權衡輕重於其間觀者不可不察也

沛公擊嶢關破之

秦遣兵拒嶢關沛公欲擊之張良曰未可願益張旗幟為疑兵而使酈生陸賈往説秦將啗以利秦將果

欲連和沛公欲許之良又曰不如因其怠而擊之沛公遂引兵擊秦軍大破之集覽嶢關嶢倪幺反嶢山關在京兆南晉太康地記武關當南陽冠軍縣西嶢關又在武關西括地志云雍州藍田縣東南有藍田關即秦之嶢關也質實一統志云嶢關秦初所置在西安府藍田縣東南九十八里後周改青泥關隋唐以來改名藍田關

乙未 楚義帝心元西楚霸王項籍元漢王劉邦元韓三年○雍王章邯塞王司馬欣翟王董翳西魏王豹河南王申陽殷王司馬卬代王趙歇常山王張耳九江王英布衡山王吳芮臨江王共敖遼東王韓廣燕王臧荼膠東王田市齊王田都濟北王田安元年○是歲秦亡新舊大國三小國十七為二十國而韓塞翟遼東膠東齊濟北七國皆亡○又韓王鄭昌齊王田榮元年定十五國考異楚義帝心元分注楚義帝心西楚霸王項

籍漢王劉邦及諸小國名本係朱注皆當用白字

冬十月沛公至霸上秦王子嬰奉璽符節以降

沛公至霸上秦王子嬰素車白馬繫頸以組封皇帝璽符節降軹道旁諸將請誅之沛公曰始懷王遣我固以能寛容且人已降殺之不祥乃以屬吏賈誼曰秦以區區之地致萬乘之權招八州而朝同列百有餘年然後以六合為家殽函為宮一夫作難而七廟墮身死人手為天下笑者何也仁義不施而攻守之勢異也胡氏曰攻守無異勢秦以詐力得之豈有能施仁義之理邪集覽繫頸以組應劭曰組天子之紱也繫頸者以示降服欲自殺也詩詁云組間次五彩為之記内則組紃疏云薄濶為組似繩者為紃音巡軹道索隱曰軹音只漢書宮殿疏云軹道亭東去霸城觀四里觀東去霸水百步蘇林云在長安

東十三里括地志云軹道在雍州萬年東北十六里
苑中招八州史記作抑八州而朝同列索隱曰謂秦
强而抑八州使朝已也漢書招八州注招音翹舉也
海內九州其一則天子之縣餘八州在外記王制八
州八伯是也殽函字與崤函通崤謂崤山今陝縣東
二崤是也元和志云東崤至西崤三十五里在秦關
之東漢關之西括地志云崤山一名嶔岑山在洛州
永寧縣西北即古之崤道也函謂函谷在陝西桃林
縣南十二里有洪溜澗水山形如函故稱函關路在
谷口故名函谷七廟墮墮與隳通廢也記王制天子
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注此周制七者
太祖及文王武王之祧與親廟四太祖后稷也　贊
賈一統志云軹道在西安府城東一十三里崤山在
河南府永寧縣北六十里函谷在河南府新安縣
東二
里

沛公入咸陽還軍霸上除秦苛法

沛公西入咸陽諸將皆爭取金帛財物蕭何獨先入收秦丞相府圖籍藏之以此得具知天下阨塞戶口多少强弱之處沛公見秦宮室帷帳狗馬重寶婦女欲留居之樊噲諫曰凡此奢麗之物皆秦所以亡也公何用焉願急還霸上無留宮中不聽張良曰秦為無道故公得至此夫為天下除殘賊宜縞素為資今始入秦即安其樂此所謂助桀為虐且忠言逆耳利於行毒藥苦口利於病願聽噲言公乃還軍霸上悉召父老豪傑謂曰父老苦秦苛法久矣諸侯約先入關者王之吾當王關中與父老約法三章耳殺人者死傷人及盜抵罪餘悉除去凡吾所以來為父老除害非有所侵暴毋恐乃使人與秦吏行縣鄉邑告諭之秦民大喜爭持牛羊酒食獻享軍士公讓不受曰倉粟多不欲費民民又益喜惟恐沛公不為秦王集覽

阸塞阸乙革反又於賣反亦塞也塞悉則反縞素為首爾雅曰縞皓也注縞繒之精白者素無采飾也晉灼曰資藉也欲令沛公反秦奢泰服儉素以為藉也抵罪應劭曰抵至也當也除秦酷政但至於罪也李斐曰傷人有曲直盜賊有多少罪名不可預定故凡言抵罪未知抵何罪也張晏曰秦法一人犯罪舉家及隣伍皆坐之今但當其身坐父子兄弟罪不相及

書法特筆也漢之所以得天下也以此故高帝入咸陽則書曰除秦苛法光武至河北則書曰除秦苛政二漢之興宜哉

發明前年書楚遣沛公伐秦則沛公奉詞伐罪師為有名矣是年書秦王子嬰降沛公則沛公仗義入關已能誅無道秦矣至此還軍霸上除秦苛法揭而書之則仁義之舉雖未足以追配湯武

然亦庶幾不嗜殺人之意者夫秦以苛酷結怨于民沛公入秦首除其虐如救焚拯溺深得弔民之理其寛大愛人雍容氣象於兹可想孟子有言民之歸仁也猶水就下故雖三代之得天下亦不過如是而已惟台前後所書觀之則漢業之興非苟然者孰謂其起於叛亡亭長而能若是乎

項籍詐阬秦降卒二十餘萬於新安

項羽率諸侯兵欲西入關先是諸侯吏卒繇戍過秦中秦人遇之多無狀及秦軍降楚諸侯吏卒乘勝折辱奴虜使之秦吏卒多怨竊言羽計衆心不服至關必危於是夜擊阬二十餘萬人新安城南而獨與章邯及長史欣都尉翳入秦 集覽 遇之多無狀遇待也無狀謂待之多不以禮其狀無可寄言也新安邑名去弘農東三百餘里漢武徙函關於此 括地志云新安故城在洛州澠池縣東二十里 質實

一統志云新安春秋時西周地秦名新安漢置新安縣屬河南郡晉因之後周改東垣縣置中州後省州置新安郡隋復改東垣為新安縣屬穀州後省州以縣屬河南郡唐初屬洛州後屬河南府宋及金元俱仍舊本朝改屬河南府

書法前書阬降卒四十萬矣於是再見著殘也終綱目書阬降卒二周赧王五十五年是年舍是無書者矣

發明白起殺降雖後世兵家者流亦惡之秦亡之亟起與有力焉籍方欲入關誅無道秦乃挾詐而阬降卒至於二十餘萬衆如水益深如火益烈其斬刈之慘復一秦耳果何以慰斯民之望哉綱目於此不止書阬而書曰詐阬則籍之罪又浮於起矣

沛公遣兵守函谷關項籍攻破之遂屠咸陽殺子嬰掘始皇帝冢大掠而東貨寶一統志云秦始皇冢在西安府臨潼縣東南二里驪山下

或說沛公急遣兵守函谷關無內諸侯軍沛公從之項羽至大怒攻破之進至戲饗士卒欲擊沛公時羽兵四十萬在鴻門沛公兵十萬在霸上范增曰沛公居山東時貪財好色今入關財物無所取婦女無所幸此其志不在小急擊勿失羽季父項伯素善張良夜馳告之欲與俱去良曰良為韓王送沛公今有急亡去不義因固要伯入見沛公公奉卮酒為壽約為婚姻曰吾入關秋毫不敢有所近籍吏民封府庫而待將軍所以守關者備他盜耳日夜望將軍至豈敢反乎願伯具言臣之不敢倍德項伯許諾曰旦日不可不蚤自來謝去具以告羽且曰人有大功而擊之不義不如因善遇之羽曰諾沛公旦日從百餘騎來

見羽謝羽因留飲范增數目羽舉所佩玉玦示之者三羽不應增出使項莊入前為壽請以劒舞因擊沛公殺之莊入為壽畢拔劒起舞項伯亦拔劒起舞常以身翼蔽沛公莊不得擊於是張良出見樊噲告以事急噲帶劒擁盾直入瞋目視羽頭髮上指目眥盡裂羽曰壯士賜斗巵酒一生彘肩噲立飲啗之羽曰能復飲乎噲曰臣死且不避巵酒安足辭夫秦有虎狼之心天下皆叛懷王與諸將約曰先入咸陽者王之今沛公先破秦入咸陽勞苦功高未有封爵之賞而將軍聽細人之說欲誅有功之人此亡秦之續耳竊為將軍不取也羽無以應命之坐沛公遂起如廁脫身獨騎噲等步從趣霸上留張良使謝羽羽問沛公安在良曰聞將軍有意督過之脫身獨去已至軍矣因以白璧一雙獻羽玉斗一雙與增羽受璧增拔劒撞破玉斗曰唉豎子不足與謀奪將軍天下者必沛公也吾屬今為之虜矣居數日羽引兵西屠咸陽

殺秦降王子嬰燒宮室火三月不滅掘始皇帝冢收
貨寶婦女而東秦民大失望韓生說羽曰關中阻山
帶河四塞之地肥饒可都以霸羽見秦殘破又思東
歸曰富貴不歸故鄉如衣繡夜行耳韓生退曰人言
楚人沐猴而冠果然羽聞之烹韓生

集覽

鴻門地名在戲西續漢志云新豐東十七里舊大道北下
阪口名也姚察曰在新豐古城東未至戲水道南有
斷原南北洞門是項伯顏師古曰伯其字也索隱曰
名纏字伯陵奉卮酒為壽漢高本紀奉玉卮為太上
皇壽應劭注卮飲酒禮器也灌夫傳起為壽如淳注
上酒為稱壽非大行酒來謝去來謝句絕去字為句
謂項伯回去也數目頻數動目以諭之玉玦玦玉佩
也如環而有缺左傳閔二年衛懿公與石祁子玦注
玦玉玦也示以當決斷也即此曰唉為句徐廣曰唉
烏來反索隱音虛其反皆嘆恨發聲之辭阻山帶河
戰國秦策被山帶渭注言山關之險阻如被河渭之

圍繞如帶四塞之地正義曰東有黃河函谷蒲津龍門合河等關南有南山及武關嶢關西有大隴山及隴山關大震烏蘭等關北有黃河南塞是謂四塞之地沐猴而冠張晏曰沐猴獮猴也雖著人衣冠心不類人索隱曰言獮猴不任久著冠帶以喻楚人性躁暴

質實一統志云鴻門阪名在西安府臨潼縣東一十七里即漢高帝會項羽處舊有鴻門亭在焉

書法上書沛公還軍霸上除秦苛法下書項籍詐阬降卒二十餘萬此書屠咸陽殺子嬰掘始皇冢大掠而東劉項之仁暴分矣漢楚之興亡兆矣書屠何著暴也子嬰不書王已降也書屠始此終綱目書屠八項籍[illegible]四年北京屠燉煌梁庚年[illegible]唐大曆三年李晟屠定秦堡光啟三年[illegible]光化二年劉仁恭屠貝州五代丁未年契丹屠相州庚戌年契丹屠內丘書發

發始此終綱目山陵書發七項籍漢建武二年赤眉建康元年盜發憲陵初平元年董卓晉建興三年盜發杜霸唐天祐二年盜發簡陵戊辰年溫韜發昭陵書燒園陵不與焉漢順帝永和六年

發明沛公入關其雍容寬大之氣象見於綱目之所書者藹然可想今此書籍破闕掘冢屠殺大掠其飆忽震蕩之勢如雷電鬼神之不可測雖秦人之暴亦未若是之烈其視沛公眞鴟梟之比祥鸞羽從之欲觀劉項之得失者當以是考之

春正月項籍尊楚懷王為義帝

項羽旣入關使人致命懷王王曰如約羽怒曰懷王者吾家所立耳非有功伐何以得專主約天下初發難時假立諸侯後以伐秦然被堅執銳暴露三年滅秦定天下者皆將相諸君與籍力也懷王雖無功固

當分地而王之乃陽尊懷王為義帝又曰古之帝者地方千里必居上游乃徙義帝於江南都郴

集覽

初發難時服虔曰謂兵初起時也難乃憚反暴露暴蒲北反亦露也上游即流也謂當居水之上流郴音五林反縣名秦屬長沙漢屬荊州今郴州是

質實

一統志云郴秦之縣名屬長沙郡漢初於郴置桂陽郡屬荊州晉屬江州隋廢郡置郴州大業初復為桂陽郡唐置郴州天寶初隸江南道五代晉改為敦州漢復為郴州隸荊湖南道元置郴州路本朝改為郴州直隸湖廣道

二月項籍自立為西楚霸王

集覽

西楚史記猗頓傳曰夫自淮北沛郡陳州汝南郡此西楚也彭城以東東海吳郡廣陵此東楚也衡山九江江南豫章長沙此南楚也孟康曰舊名江陵為南楚吳為東楚彭城為西楚

王梁楚地九郡都彭城 質實 彭城注見秦始皇帝二十八年

立沛公為漢王

項羽與范增疑沛公而業已講解又惡負約以巴蜀道險秦之遷人居之乃曰巴蜀亦關中也立沛公為漢王王巴蜀漢中都南鄭而三分關中王秦降將以距塞漢路 集覽 業已講解蘇林曰解折伏也漢書作媾解注蘇林曰媾和也是媾之與講俱訓和也已然曰業言雖有疑心然事已和解也巴蜀二郡名巴郡注見周顯王五年蜀郡注見漢後主建興三年漢中注見漢光武建武二年南鄭注見周安王十五年

章邯為雍王

王咸陽以西都廢丘〈集覽〉廢丘韋昭曰周時名太丘懿王所都秦欲廢之故曰廢丘地理志漢高引水灌廢丘章邯自殺更名槐里縣屬扶風括地志云廢丘故城在雍州始平東南十里〈質實〉一統志云廢丘古地名周為太丘地秦名廢丘漢初置槐里縣後析置茂陵平陵二縣三國魏改平陵曰始平晉置始平郡領槐里始平等縣後魏省始平郡以縣屬扶風郡唐改始平曰金城縣至德初置興平軍尋改為縣宋金元仍舊本朝因之改屬西安府

司馬欣為塞王

王咸陽以東都櫟陽〈集覽〉塞王塞名桃林正義曰故嘗有德於項梁也〈集覽〉古塞國在長安之東括地志云今陝州桃林縣以西至潼關〈質實〉一統志云皆是桃林塞櫟陽注見周顯王八年〈質實〉桃林塞在

河南府靈寶縣西至潼關即周武王放牛處

董翳為翟王

王上郡都高奴以集覽翟王索隱曰翟音狄或音宅勸章邯降楚也文穎曰本上郡也項羽更名曰翟高奴索隱曰今鄜州高奴城正義曰上郡邑括地志云延州城即漢高奴縣也續實一統志云高奴秦之縣名屬上郡三國魏省之故城在延安府鄜州城東五里

徙魏王豹為西魏王

王河東都平陽項籍自欲取梁地也

立申陽為河南王集覽申陽姓名張耳之嬖臣

都洛陽以先下河南迎楚也

司馬卬為殷王

王河內都朝歌以定河內有功也 集覽 殷王殷注見秦二世三年河內注見漢桓帝延熹九年朝歌故城在今衛州東北本妹邑也書酒誥明大命于妹邦注妹妹地名紂所都朝歌以北是 質實 朝歌邑名注見秦王政六年

徙趙王歇為代王

集覽 代王古代國漢置雲中鴈門代郡 質實 一統志云代古國名春秋時為晉地戰國時屬趙秦置代縣屬代郡漢封代王於此為代國東漢末廢後魏於此置靈丘縣後周兼置蔚州隋郡廢州存大業初州廢唐復置蔚州治靈丘至德初改安邊郡後復為蔚州遼置忠順軍金為

蔚州元至元初省州為靈仙縣屬弘州尋復為州屬宣德府本朝因之改屬大同府

居代

立張耳為常山王

王趙地治襄國集覽常山注見漢光武建武九年襄以從入關也國地理志故邢侯國秦置信都縣屬鉅鹿括地志云質實一統志云襄國本周時之今邢州城本漢襄國邢國地春秋時屬晉戰國時屬趙秦置信都縣屬鉅鹿郡項羽改襄國漢屬鉅鹿常山二郡及趙廣平二國晉時為石勒所據石虎改置襄國郡後魏改為襄國縣後周仍於縣立郡隋初廢郡以縣屬洛州開皇中置邢州大業初復改為襄國郡唐初為邢州置總管府天寶初改為鉅鹿郡乾元初復為邢州五代梁為保義軍節度唐改為安

國軍宋陞為信德府金改邢州仍置安國軍元初置
元帥府尋改安撫司中統初陞順德府至元初改為
順德路本朝改為
順德府直隸京師

英布為九江王

鄱六以為楚將嘗冠軍也 集覽 九江地理志九江在廬江郡潯陽縣英布為九江王是也正義曰九江郡壽州是楚考烈王自陳徙壽春號曰郢至王負芻為秦將王翦蒙武所滅秦於此置九江郡應劭曰自廬江潯陽分為九江按郡國志今無為軍秦九江郡也漢高更置淮南國羅璧識遺曰今詳秦九江郡分淮表江西諸郡是漢復置九江郡今淮東滁和真揚壽等州是 質實 一統志云九江秦之郡名春秋時為六蓼國地楚遷都于此秦為壽春邑置九江郡漢初為淮南國武帝時復為九江郡東漢為揚

州刺史治所宜置淮南郡東晉改壽陽郡元魏置揚
州梁改豫州東魏北齊復為揚州陳為豫州後周又
為揚州隋治於此隋初置壽州後改淮南郡唐為壽
州天寶初改壽春郡乾元初復為壽州五代唐為順
化軍南唐改清淮軍宋置壽春府後改安豐軍元置
安豐路本朝改為壽州以壽春縣省入屬鳳陽府六
古國名故城在廬州府舒城縣東
南六十里入注見表二世二年

吳芮為衡山王

都邾以率百【索隱】衡山地理志安國六縣漢衡山國
粵從入關也也詳注見漢景帝四年邾江夏邑
正義曰邾故城在黃州黃岡東南括地志云故邾城在
潔州東南百二十里春秋邾國也楚滅邾遷其人於
淮南因贊一統志云邾古國名楚滅其君號其國
以名縣贊為邾城秦屬南郡漢置邾縣屬江夏郡

後廢之故城在黄州府城西北一百二十里項羽立吳芮為衡山王即此

共敖為臨江王

都江陵以擊南郡功多也集覽共敖姓名共音恭臨江秦時南郡楚之郢都三國吳立漢改臨江國江陵禹貢荆州春秋荆州後宋為江陵府質實臨江注見漢獻帝建安十二年南郡江陵注見漢獻帝建安十二年荆州

徙燕王廣為遼東王

都無終集覽無終燕郡邑在蔚州斐狐縣北七里本春秋山戎國名左傳襄四年無終子使孟樂如晉正誤無終令按項籍徙燕王廣為遼東王都無終其地當在遼東漢書地理志右北平郡有無

終縣註古無終子國又後漢因縣歸無終亦其地也　質實　一統志云無終春秋時國名漢為無終縣屬右北平元魏屬漁陽郡後省唐復置屬幽州後為玉田縣屬薊州宋為經州金復為玉田縣元仍舊本朝因之屬順天府

燕將臧荼為燕王

都薊以從楚救趙入關也　集覽　薊字與鄚通音計廣陽郡邑屬幽州分按地理志秦漁陽郡也　質實　一統志云薊秦之縣名屬漁陽郡漢因之魏晉屬幽州隋初徙玄州于此後復置漁陽郡唐置薊州取古薊門關以名天寶初改漁陽郡乾元初復為薊州遼置尚武軍宋改廣州軍金屬中都路元仍為薊州隸大都路本朝因之以漁陽縣省入改屬順天府

從齊王市為膠東王

都即墨　集覽膠東括地志云即墨故城在密州膠水縣東南六十里即膠東國即墨注見上膠東即墨　質實一統志云即墨齊之邑名以其地臨墨水故名漢置縣為膠東國治東漢屬北海國晉屬濟北國北齊省隋復於不其故城東北二十七里復置即墨縣即今治唐宋仍舊元屬膠州本朝改屬萊州府

齊將田都為齊王　考異據上文書申陽為河南王張耳為常山王承上從魏豹趙歇之下皆書立則此燕將齊將上皆漏立字

都臨菑以從楚　質實一統志云臨菑本齊國營丘地秦置臨菑縣屬北海郡漢置營

陵縣為北海郡治所東漢又置臨淄縣為齊國治北齊省臨淄入益都縣隋復置臨淄縣屬北海郡唐屬青州宋屬鎮海軍金屬益都府元併入益都縣後復置本朝因之屬青州府

田安為濟北王

都博陽以下濟北引兵降楚也集覽博陽在濟北索隱曰按地理志屬汝南濟北郡在濟水北即穀城也正義曰濟北國今齊州盧縣是

夏四月諸侯罷兵就國○漢以蕭何為丞相遣張良歸韓

初漢王以項羽負約怒欲攻之蕭何曰雖王漢中之惡不猶愈於死乎王曰何也何曰今衆不如百戰百

敗不死何為夫能詘於一人之下而信於萬乘之上者湯武是也臣願大王王漢中養其民以致賢人收用巴蜀還定三秦天下可圖也王曰善乃就國以何為丞相項王使卒三萬人從漢王之國楚與諸侯之慕從者數萬人張良送至褒中王遣良歸韓良因說王燒絕所過棧道以備盜兵且示羽無東意胡氏曰人有常言皆曰用賢所以養民也蕭相國乃謂養民以致賢人何也曰此無所因襲獨見之言也夫天之立君以為民也君之求臣以行保民之政也臣之事君以行安民之術也故世主無養民之心則天下之賢人君子不為之用而上之所得者莫非殘民害物之人是以民心日離君勢日孤亡秦之轍可以鑒矣蕭何有見乎此而高祖聞言即悟漢業之興不亦宜哉

集覽三秦雍王章邯塞王司馬欣翟王董翳項羽三分關中地而王之是謂三秦褒中括地志云漢中郡褒中縣又名南鄭正義曰即褒城也又注

見漢成帝元延三年襃斜實一統志云襃中古襃國漢置襃中縣屬漢中郡以地在襃谷中故名晉義熙末改襃中縣後魏置襃中郡隋初改襃內縣尋改曰襃城後復為襃中唐貞觀初復為襃城縣宋仍舊元徙治於山河堰東南五里本朝因之屬漢中府

五月齊田榮擊走齊王都遂弑膠東王市自立為齊王

秋七月使彭越擊殺濟北王安又擊破西楚軍

田榮聞項羽徙田市而立田都為齊王大怒拒擊都走之因留市不令之膠東市畏羽竊亡之國榮怒追擊殺之是時彭越在鉅野有衆萬餘人無所屬榮與越將軍印使擊田安殺之遂幷王三齊又使越擊楚大破其軍集覽三齊漢書音義曰齊與濟北膠東也三齊記云右即墨中臨淄左平陸謂之三齊

發明榮與市皆田族也當逐鹿之世民無定主惟力是與籍之從市王膠東固非本於公道前史皆以榮懟擊而殺之為詞至綱目始正其弒逆之罪何哉秦二世二年已書榮立市為王而相之王是雖為羽所從則榮固市之臣也正名定罪復何疑耶夫世故雖有亂離綱常未始或紊觀綱目所書如李良之於武臣莊賈之於陳勝臧荼之於燕廣榮之於市皆按其罪而誅之于以見昏亂之中天理未嘗或亡扶三綱立人極其垂世教也大矣故曰綱目修而亂臣賊子懼

西楚殺韓王成張良復歸漢

項王以張良從漢王廢韓王成而殺之良遂間行歸漢良多病未嘗特將常為畫策臣時時從漢王

書法前歸沛公不書書沛公得張良矣此其書復歸漢何哉不殺良不歸書復歸者良心也良

之心於何一毀為韓而已矣

發明前此良之書歸韓矣至是韓王見殺於楚良乃歸漢則子房始終為韓之心益暴白於天下綱目分而書之蓋有深意

漢王以韓信為大將留蕭何給軍食八月還定三秦雍王邯迎戰敗走廢丘塞王欣翟王翳降

初淮陰人韓信家貧無行不得推擇為吏又不能治生商賈釣於城下有漂母見其飢而飯之信喜曰吾必有以重報母母怒曰大丈夫不能自食吾哀王孫而進食豈望報乎淮陰少年或衆辱之曰若雖長大好帶刀劍中情怯耳能死刺我不能死出我袴下於是信熟視之俛出袴下一市皆笑及項梁渡淮信仗

劒從之後又數以策干羽不用亡歸漢未知名坐法當斬其輩皆已斬次至信信仰視適見滕公曰上不欲就天下乎何為斬壯士滕公奇其言壯其貌釋不斬與語說之言於王王亦未之奇也信數與蕭何語何奇之王至南鄭將士皆歌謳思歸多道亡者信度何等已數言王不我用即亡去何不及以聞自追之人言於王曰丞相何亡王怒如失左右手居一二日何來謁王罵曰若亡何也曰臣不敢亡追亡者耳王曰所追者誰曰韓信也王復罵曰諸將亡者以十數公無所追追信詐也何曰諸將易得如信國士無雙王必欲長王漢中無所事信必欲爭天下非信無足與計事者顧王策安決耳王曰吾亦欲東耳安能鬱鬱久居此乎何曰計必東能用信信即留不然信終亡耳王曰吾為公以為將何曰信不留也王曰與為大將何曰幸甚於是王欲名信拜之何曰王素慢無禮今拜大將如呼小兒此信之所以去也必欲拜之

擇日齋戒設壇具禮乃可耳王許之諸將皆喜人人自以為得大將至拜乃韓信也一軍皆驚禮畢上坐王曰丞相數言將軍將軍何以教寡人乎信辭謝因曰大王自料勇悍仁彊孰與項王王默然良久曰不如也信再拜賀曰唯信亦以為大王不如也然臣嘗事項王請言項王之為人也項王喑噁叱咤千人皆廢然不能任屬賢將此匹夫之勇耳見人慈愛言語嘔嘔至人有功當封爵者印刓敝忍不能予此婦人之仁也雖霸天下不居關中而都彭城背約而以親愛王諸侯不平逐義帝置江南所過殘滅民不親附名雖為霸實失天下心故其彊易弱今大王誠能反其道任天下武勇何所不誅以天下城邑封功臣何所不服以義兵從思東歸之士何所不散且三秦王將秦子弟數歲所殺亡不可勝計又欺其衆降諸侯及項王阬秦卒惟此三人得脫秦父兄怨之痛入骨髓而楚彊以威王之大王入關秋毫無所害除秦苛

法於諸侯之約又當王關中而失職入漢中秦民無不恨者今舉而東三秦可傳檄而定也王大喜自以為得信晚遂部署諸將留蕭何收巴蜀租給軍糧食八月從故道出章邯迎戰敗走廢丘王至咸陽欣翳皆降張良遺項王書曰漢王失職欲得關中如約即止不敢東又以齊梁反書遺之羽以故無西意而北擊齊

集覽無行謂無善行也漂母漂匹妙反韋昭曰以水打絮為漂飯之飯符晚反飼之也自食讀曰飼王孫蘇林曰如言公子也蓋尊稱之耳袴下袴一作胯胯股間也索隱曰胯枯化反然尋此文作袴欲依字讀胡為不通何必須要作胯下滕公夏侯嬰無所事信張晏曰無所用信喑噁叱咤千人皆廢索隱曰喑烏鴆反噁烏路反叱尺栗反咤卓嫁反喑噁懷怒氣叱咤發怒聲喑噁叱咤漢書作意烏猝嗟李奇曰皆廢言皆失氣不敢當也孟康曰廢伏也張晏曰廢偃也言語嘔嘔索隱曰嘔凶于反悅言也字與

姁通漢書作姁姁鄧展曰和好貌印刓敝忍不能予漢書音義曰刓烏九反刓角之刓訛缺也言封爵之印雖已刻而手弄角訛不忍授也鄺食其傳曰項王為人刻印刓而不能授孟康曰刓斷無復廉鍔也瓚曰項羽吝於爵賞刓惜侯印不能以封人索隱曰按郭象注莊子云立法而刓斷無圭角漢書作玩言玩惜不忍授人也關中三輔舊事曰東有函谷關南有嶢關武關西有散關北有蕭關居四關之中故名關中以親愛王以所親所愛者皆封王何所不散顏師古曰散謂四散而立功也索隱曰用東歸之兵擊東方之敵此敵無不散敗也欺其衆降諸侯先是秦圍鉅鹿羽遣兵救之秦軍數卻二世使人讓章邯邯遂降羽羽立為雍王置楚軍中乃使長史欣為上將將秦軍前行是年羽將諸侯兵三十萬畧地至河南遂西到新安及秦軍降諸侯諸侯吏卒乘勝奴虜折辱之可傳檄而定索隱曰檄尺書也傳檄書以責所伐

者顔師古曰可傳檄而定言不足用兵也從故道出地理志武都有故道縣栝地志云鳳州兩當縣漢故道也故亦作固後魏置固道郡西魏改鳳州

正誤

自食今按食如字王孫今按韓信釣於城下漂母必素識之信欲重報蓋非一飯稱王孫安知非韓國之後邪以親愛王今按以親愛王諸侯不平八字通為一句

質實

一統志云故道秦之縣名屬隴西郡即春秋時氐羌所居之地漢初屬武都郡晉陷於氐後魏置兩當郡及縣因界內兩當水為名隋廢郡以縣屬鳳州唐因之宋徙治廣鄉鎮元仍舊屬徽州本朝因之改屬鞏昌府

書法

給軍食未有書者此其書何特筆也漢之業蕭何為之

西楚立鄭昌為韓王○燕王荼弒遼東王廣

書法皆王矣其書弑何廣故君也雖並立為王而
君臣之分不可泯綱目之書法嚴矣哉是故
荼嘗臣廣則書燕王荼弑遼東王廣萇嘗臣堅
則書後秦王萇弑秦王堅晋孝武帝太元十年

○王陵以兵屬漢

陵沛人聚黨居南陽至是始以屬漢楚執其母欲以
招之其母因使者語陵曰漢王長者終得天下無以
我故持二心
遂伏劍而死

丙西楚二年漢二年○是歲楚常山河南韓殷雍魏七
申國皆亡凡二大國及代九江衡山臨江燕齊六小國
為八國又趙王歇後元代王陳餘韓王信
皆元年而齊王假王王廣代立定十二國
考異西楚二年漢二年提要分注無是歲止定十二國六十三字

冬十月西楚霸王項籍弑義帝

於江中

項籍使人趣義帝行其大臣稍稍叛之
籍乃密使吳芮黥布共敎擊殺之江中

發明嗚呼君臣天地之大義也臣之事君猶子之事父亘古今而不可易是以陳恒之事孔子已告老矣且沐浴請討豈非天地大變天理之所不容故不忍與之並立乎世此蓋萬世之通誼也籍世爲楚將北面事之義帝懷王之孫項梁立以爲君大義已定籍何得而弑之乎況籍起自偏裨擅殺卿子冠軍宰割天下率徇己私義帝不能誅籍而籍反弑帝其惡可勝道哉綱目而書之稱國稱爵稱名所以著籍擅弑大逆之罪至是始無所容於天地之間然後義兵可舉人皆得而誅之矣密擊江中衆可以激天下乎

陳餘以齊兵襲常山王耳走漢代王歇復為趙王立餘為代王

初田榮數負項梁又不從楚擊秦以故不封陳餘不從入關亦不封餘客或說羽曰張耳陳餘一體今耳王餘不可不封羽不得已封之三縣餘怒使人說齊王榮曰項羽為天下宰不平盡王諸將善地徙故王於醜地醜大王資餘兵擊常山復趙王齊王許之共襲常山耳走漢餘迎代王歇復趙王趙歇立餘為代王餘留傅趙王而使夏說守代集覽夏說即成安君也說音悅

漢王如陝鎮撫關外父老○河南王陽韓王昌降漢○

十一月漢立韓王孫信為韓王○漢王還都櫟陽貫實

櫟陽注見周顯王八年○春正月楚擊齊王榮敗走死楚復立田假為齊王

項羽所過燒夷城郭室屋阬其降卒繫虜老弱婦女多所殘滅齊民相聚叛之

三月漢王渡河魏王豹降虜殷王卬以陳平為護軍中尉

陽武人陳平家貧好讀書里中社平為宰分肉食甚均父老曰善陳孺子之為宰平曰嗟乎使平得宰天下亦如是肉矣事魏王咎為太僕不用去事項羽殷王反羽使平擊降之還拜都尉賜金二十鎰及漢下殷羽怒將誅定殷將吏平懼乃封其金與印使使歸羽乃挺身仗劍間行歸漢因魏無知求見王與語說

之問居楚何官曰為都尉即拜都尉使參乘典護軍諸將盡讙王聞之益厚平周勃等言於王曰陳平雖美如冠玉其中未必有也居家時嘗盜其嫂今為護軍多受諸將金平反覆亂臣也願王察之王召讓魏無知無知曰臣所言者能也王所問者行也今有尾生孝已之行而無益勝負之數王何暇用之乎王召讓平曰先生事魏不終事楚而去今又從吾游信者固多心乎平曰魏王不能用臣故去項王不能信人所任愛非諸項即妻之兄弟臣聞漢王能用人故來歸然躶身來不受金無以為資誠臣畫計有可采者願大王用之使無可用者金具在請封輸官得乞骸骨王乃謝平厚賜之拜護軍中尉盡護諸將諸將乃不敢復言集覽里中社索隱曰其里名庫上祭邑陳留東昏庫上里社碑云惟斯庫里古陽武之牖鄉陳平由此社宰遂相漢高魏王咎咎巨久反魏王之名殷王趙將司馬卬將誅定殷將吏將欲誅之為

其定殷無功也盡讙索隱曰讙譁也音懽又音喧讙囂而議也漢書作皆怨美如冠玉漢書作平雖美丈夫如冠玉耳音義曰飾冠以玉光好外見中無所有尾生莊子曰尾生與女子期於梁下女子不來水至不去抱梁柱而死注尾生一本作微生或曰即微生高也有信行孝已殷高宗子有孝行事親一夜五起母早死高宗惑後妻之言放之而死所任愛所用皆所愛者臝身來初平懼羽誅乃封所賜金與印還羽而渡河舟人疑其有金目之欲殺平平乃解衣臝而佐刺船示無懷挾

正誤 所任愛今按當謂所任用親愛者

漢王至洛陽為義帝發喪告諸侯討項籍

漢王至洛陽新城三老董公遮說曰順德者昌逆德者亡兵出無名事故不成故曰明其為賊敵乃可服

項羽無道放殺其主天下之賊也夫仁不以勇義不以力大王宜率三軍為之素服以告諸侯而伐之則四海之内莫不仰德此三王之舉也於是漢王發喪哀臨三日告諸侯曰天下共立義帝北面事之今項羽弑之大逆無道寡人悉發關中兵收三河士願從諸侯王擊楚之殺義帝者胡氏曰天下苦秦諸侯並起名其師者曰誅無道秦可矣今秦已滅諸侯各有分地而漢又起兵雖曰項羽為政不平顧亦伸已私忿耳非義兵也及董公獻言漢王大臨然後項羽弑君之罪無所容於天地之間而天下歸於漢王可坐而策矣故隨何陳此義而下九江酈生陳此義而下全齊於是楚人背無所倚右斷其臂雖欲不亡不可得矣集覽新城三老董公遮說新城鄉名三老官名說音稅百官表秦法十里一亭十亭一鄉鄉置有秩三老一人掌教化又擇鄉三老中一人為縣三老楚漢春秋云董公八十二歲其名未詳秦世隱士

遮道而說遂封為成侯樂彦云橫道自言曰遮說放殺放逐也殺讀曰弒下之殺同分地分扶問反凡裂地以封諸侯其受封者皆有分也

書法漢之初起綱目書起兵楚遣入關書伐皆有名之師也秦既滅矣諸侯皆就國矣而漢王復以失職興兵雖曰不為無辭然其為說亦微矣故綱目止書曰還定三秦而已及是三軍縞素聲項籍弒君之罪而肆伐焉則義師也故綱目以討書之而項籍自是斥名

發明前已書籍大逆之罪此又書漢王為義帝發喪告諸侯討項籍則籍為天下之罪人不可自立於世而漢之師為有名矣表而出之既以聲羽之大惡又以予漢之討賊也

夏四月齊王榮弟橫立榮子廣為王擊王假走之○漢

王率五諸侯兵伐楚入彭城項籍還破漢軍以漢太公呂后歸

項羽雖聞漢東欲遂破齊而後擊漢以故漢王得率五諸侯兵凡五十六萬人伐楚彭越收魏地得十餘城至是將其兵三萬人歸漢請立魏後漢王曰西魏王豹真魏後乃以彭越為魏相國將其兵畧梁地遂入彭城收其貨寶美人日置酒高會羽聞之自以精兵三萬還擊破漢軍漢軍入穀泗及睢水死者二十餘萬人水為不流圍漢王三匝會大風晝晦王乃得與數十騎遁去欲歸沛收家室道逢子盈及女載以行而太公呂后為楚軍所獲諸侯復背漢與楚王間往從呂后兄周呂侯於下邑收其兵胡氏曰盤水可奉而志難持六馬可調而氣難御使漢王於是時兢兢業業如初入關中見羽鴻門則亦何至於敗哉今

志不持而氣為帥狃於小勝而逆欲生焉是以至於此耳且是行也直欲破羽之國都歟則宜亟還滎陽以主待客可也若欲致羽而與戰歟則宜分部諸將據險邀擊可也今乃淹留引日肆志寵樂而羣臣亦安無諫者豈良平諸公不在行歟嗚呼危哉

集覽

五諸侯兵徐廣曰塞王翟王魏王殷王河南王應劭曰雍翟塞殷韓韋昭曰時雍已敗乃塞翟殷韓魏也顏師古曰諸家之說皆非此年十月常山王張耳降河南王申陽降韓王鄭昌降魏王豹降虜殷王卬皆漢東之後故知此為五諸侯也劉貢父曰張耳奔頭鼠竄安得有兵五諸侯者蓋陳餘其一也穀泗瓚曰穀泗二水皆在沛郡彭城縣睢水徐廣曰睢水在彭城靈壁縣東入泗括地志云睢水首受浚儀縣蒗蕩渠水東經臨慮縣入泗過沛其西行千二百里矣睢音雖子盈漢王子名盈是為惠帝王間往間去輩從微道而往也周呂侯徐廣曰名澤晉灼曰外戚

表周呂令武侯澤也呂縣名封於呂以為國顔師古曰周呂封名令武其謚也蘇林以姓名侯非也下邑徐廣曰在梁括地志云宋州碭山縣本下邑縣在宋州東北五十里㴋水可奉奉讀曰捧盤水注見漢文帝六年六馬天子五輅駕一統志云穀水在河六馬分部處分部署也

賓

南府永寧縣北七十里源出熊耳山下過崤底經韓城流入洛山海經山西有封曰墙冢穀水出焉泗水注見秦始皇二十八年下睢水在徐州城南六十里昔楚項羽敗漢兵睢水上水為之不流即此下邑戰國時宋之地名秦屬碭郡漢置下邑縣屬梁國後魏置碭郡於此北齊以巳吾縣省入下邑隋屬亳州後屬宋州金始改夏邑縣屬宋州元初併入歸德後復置屬歸德州以穀熟縣省入本朝因之屬開封府

發明　漢王誠有為君討賊之心則宜痛心疾首縞素為資則君羅人斷得而後已今始入彭城

籍尚遒誅遽乃飲酒高會謂之何哉故書伐書入而不書討則漢之名義索然已盡然後籍得以破漢軍而太公呂后皆為所虜豈不深可惜哉

漢王遣隨何使九江

初項羽擊齊徵兵九江黥布稱疾遣將將數千人往及漢入彭城布又不佐楚羽由是怨之至是漢王西過梁地問羣臣曰吾欲捐關以東等棄之誰可與共功者張良曰九江與楚有隙彭越與齊反梁地此兩人可急使而漢將獨韓信可屬大事當一面捐之此三人則楚可破也王謂左右曰孰能為我使九江令倍楚留項王數月我取天下可捐之此三人捐以百全謁者隨何請使王遣之集覽弃也音余專反

書法凡使稱名不辱命也非是書使而已終綱目使稱名者三十二漢隨何劉敬陸賈張騫蘇

武蜀漢宗禕鄧芝再書陳震宗預燕梁琛魏于什門李順梁徐陵周杜杲伊婁謙唐劉文靜鄭元璹陳大德鄧素和逢堯蕭昕韋倫再書李揆李龜年五代李承勲李嚴姚坤陳覺李德明孫晟惟劉敬

陳大德鄧素

陳覺為譏

五月漢王至滎陽

王至滎陽諸敗軍皆會蕭何發關中老弱未傅者悉詣滎陽漢軍復大振楚以故不能過滎陽而西漢遂築甬道屬之河以取敖倉粟　集覽老弱未傅服虔曰傅音付索隱音附孟康曰古者二十而傅三年耕有一年儲故二十三年而後役之如淳曰律年二十三傅之疇官各從其父疇內學之高不滿六尺二寸以下為罷癃漢儀注云民年二十三為正一歲為衛士一歲為材官騎士習射御騎馳戰陳年五十

六為衰老乃得免為庶民就田里今老弱未嘗傳者

悉詣軍謂未二十三為弱過五十六為老傳著也未

著名籍給公家徭役者悉發之以至漢屯所以補其

空缺築甬道屬之河恐敵抄掠輜重故築垣墻如街

道是為甬道屬之欲反與河連也敖倉敖地名在滎

陽西北山上詩搏獸于敖是也括地志云敖山在鄭

州滎陽西十五里秦置

太倉於此故名敖倉　質實一統志云敖倉在開封府河陰縣北二十里敖

本山名秦初敖氏築倉於上因以名山厥後始皇置

太倉於此故名敖倉漢酈食其勸高帝據敖倉之粟

又高帝因敖山築

甬道下汴水即此

書法至危之也何危乎漢王仗義討賊賊未除而

置酒高會取危之道也後書漢王走入關走

渡河甚矣

許丁酉年

魏王豹叛漢○漢王還櫟陽立子盈為太子

發明太子國儲副君宗祧所主是時漢方倥偬乃能首建國本亦可謂知所先務矣特書于冊蓋予之也

○漢兵圍廢丘雍王邯自殺盡定雍地

書法亡國之君其辭五死之上也執虜次之以歸次之獲次之降為下綱目亡國之君自殺三雍王邯霸王藉梁主項

○關中饑人相食

書法關中何漢所都也於是漢方外敗而根本之地饑人相食漢之業亦殆矣哉然則蕭何之

任重矣蕭何之功大矣終綱目書人相食十是年漢武帝建元三年元鼎三年新莽甲戌年壬午年安帝永初三年再書桓帝元嘉元年永壽元年晉武帝太元十二年

○秋八月漢王如滎陽命蕭何守關中立宗廟社稷

王如滎陽命蕭何侍太子守關中為法令約束立宗廟社稷事有不及奏決者輒以便宜施行上來以聞計關中戸口轉漕調兵以給軍未嘗乏絶集覽上來以聞應劭曰侯主上來還乃以施行之事奏聞

發明易之萃渙皆言王假有廟盖謂王者萃聚天下之道與天下渙散之時其總攝人心無過於建立宗廟使之知所歸仰此聖人特於萃渙二卦發其義也是時漢方立國適當萃聚之初而國兵新破人無固志又有渙散之疑漢王於此乃能首立宗廟社稷可謂深得萃渙之義矣綱目書之

文無美詞而美在其中孰謂不修文學之君其所設施乃能深合聖經之旨是豈剽悍禍賊徒知以斬刈屠戮為事者可同日語哉

漢韓信擊魏虜王豹遂北擊趙代

漢使酈生說魏王豹且召之豹不聽曰漢王慢而侮人罵諸侯羣臣如罵奴耳吾不忍復見也於是漢王以韓信為左丞相與灌嬰曹參俱擊魏王問食其魏大將誰也對曰柏直王曰是口尚乳臭安能當韓信騎將誰也曰馮敬曰雖賢不能當灌嬰步卒將誰也曰項它曰不能當曹參吾無患矣信亦問魏得無用周叔為大將乎曰柏直也信曰豎子耳遂擊虜豹定魏地信請兵三萬人願以北舉燕趙東擊齊南絕楚糧道王遣張耳與俱

九月破代兵禽夏説

丁酉楚三年漢三年○是歲趙代九江三國亡
而二大國并衡山臨江燕齊韓五小國凡七國冬十月

韓信大破趙軍禽王歇斬代王餘遣使下燕

韓信張耳擊趙趙聚兵井陘口號二十萬廣武君李左車謂陳餘曰信耳乘勝遠鬬其鋒不可當今井陘之道車不得方軌騎不得成列其勢糧食必在後願假臣奇兵三萬從間道絶其輜重足下深溝高壘勿與戰彼前不得鬬退不得還野無所掠不十日而兩將之頭可致麾下否則必為二子所禽矣餘嘗自稱義兵不用詐謀奇計不用左車策信諜知之大喜乃敢遂下未至井陘口止舍夜半傳發選輕騎二千人人持一赤幟從間道萆山而望趙軍戒曰趙空壁逐我即疾入趙壁拔其幟而易之令裨將傳餐曰今日破趙會食乃使萬人先行出背水陳趙望見皆大笑平旦信建大將旗鼓鼓行出井陘口趙開壁擊之

大戰良久於是信耳佯棄鼓旗走水上軍趙果空壁逐之信所遣騎馳入趙壁拔趙幟立漢幟水上軍皆殊死戰趙軍已失信等欲歸壁見幟大驚遂亂遁走漢兵夾擊大破之斬陳餘禽趙王歇諸將畢賀因問曰兵法右倍山陵前左水澤今背水而勝何也信曰兵法不曰陷之死地而後生置之亡地而後存乎且信非得素拊循士大夫也所謂驅市人而戰之非置死地使人自為戰彼將皆走尚可得而用之乎諸將皆服信以千金募生得李左車者解其縛東鄉坐師事之問曰僕欲北攻燕東伐齊何若而有功左車謝曰臣敗亡之虜何足以權大事信曰誠令成安君聽足下計信亦已禽矣今願委心歸計足下勿辭左車曰將軍虜魏王禽夏說不終朝而破趙二十萬衆威震天下此將軍之所長也然衆勞卒罷其實難用燕若不服齊必自彊此將軍之所短也善用兵者不以短擊長而以長擊短為將軍計莫若按甲休兵北首

燕路而遣辯士奉書於燕暴其所長燕必不敢不聽從燕已從而東臨齊齊雖有智者不知為齊計矣兵固有先聲而後實者此之謂也信從其策燕從集覽下麾風而靡遣使報漢請以張耳王趙漢王許之

麾大將之旗也所以指麾正義曰麾通作戲並吁危反間視間諜窺視而得知止舍句絕顏師古曰舍猶息也傳發漢書音義曰傳令軍中使發萆山而望如淳曰萆音蔽依山自覆蔽也索隱曰謂令從間道向前望見陳餘軍營即住仍須隱山自蔽勿令趙軍知裨將傳餐裨音皮將之偏副史記餐作飧注飧音餐索隱曰小飯曰飧謂立駐傳飧而食待破趙後方乃大食也走水上軍走去聲疾趨也正義曰綿蔓水一名阜將一名回星自并州流入井陘界按韓信質實背水陣陷之死地即此水北首首式究反向也

一統志云綿蔓水在真定府井陘縣南門外源發山西平定州流至縣界與甘陶河合

是月晦日食○十一月晦日食

書法自癸丑書日食至是四十五年然後復書秦政代立以來至于國亡乃皆未嘗日食豈秦之德有以勝妖孽日君象也秦閏位也其不足以當天譴矣終綱目一歲再食廿五是年漢惠帝七年文帝三年安帝元初元年靈帝建寧元年光和元年昭烈帝章武二年晉丙戌年癸巳年甲午年武帝太康九年愍帝建興四年元帝建武元年宋己巳年陳辛巳年甲申年丁亥年壬辰年乙未年癸卯年唐太宗貞觀元年中宗嗣聖廿年景龍元年玄宗開元廿年代宗永泰十四年連月而食者二而已是年漢文帝三年一歲三食者不與焉晉惠帝光熙元年自是日食始書月

發明入綱目二百年書日食者屢矣皆不舉其月日者史官失於紀錄可知也至是書月書晦

自是而後凡日食當晦朔者即以晦朔書其非晦朔者即以月書此固綱目之凡例也

○十二月隨何以九江王布歸漢

隨何至九江說黥布曰漢王使臣敬進書大王御者竊怪大王與楚何親也布曰寡人北鄉而臣事之何曰大王與楚俱為諸侯而北鄉臣事之者必以楚為彊可託國也項王伐齊身負版築為士卒先大王宜悉衆自將為楚前鋒乃發四千人以助楚漢入彭城項王未出齊也大王宜悉兵渡淮日夜會戰彭城下乃無一人渡淮者垂拱而觀其孰勝夫託國於人者固若是乎大王提空名以鄉楚而欲厚自託臣竊為大王不取也然大王不倍楚者以漢為弱也夫楚雖彊天下負之以不義之名以其背盟約而殺義帝也今漢王收諸侯守滎陽下蜀漢之粟堅守而不動楚人深入敵國老弱轉糧進不得攻退不得解楚不如

漢其勢亦易見矣大王不與萬全之漢而自託於危亡之楚臣竊為大王不取也布陰許之未敢泄楚使者在傳舍方急責布發兵何直入曰九江王已歸漢楚何以得發兵因說布殺楚使而攻楚楚擊破之布乃間行與何歸漢十二月至漢漢王方踞牀洗足召布入見布悔怒欲自殺及出就舍帳御食飲從官皆如漢王居布又大喜過望集覽帳御食飲從官御食漢益其兵與俱屯成臯　飲者御用飲食也正義曰漢王以布先分為王恐其自尊大故峻禮令布折服已而美其帷帳厚其飲食多其從官以悅其心權道也　正誤帳御食飲今按帳御謂帷帳及凡服御之具也

書法書以何歸功何也布未决歸而何能以之漢得布而有天下之勢成矣是故九江之歸漢未决而隨何能以之則書隨何以陶侃以赴難未勇而温嶠能以之則書温嶠以晉成帝咸和三年

東荊州兵之赴長安未果而趙剛能以之
則書趙剛以（梁甲寅年）皆歸功以之者也

漢遺酈食其立六國後未行而罷

楚數侵奪漢甬道漢軍乏食酈食其曰昔湯放桀武
王伐紂皆封其後秦伐諸侯滅其社稷今誠能立六
國後其君臣百姓必皆戴德慕義願為臣妾大王南
鄉稱霸楚必斂衽而朝王曰善趣刻印先生因行佩
之矣未行張良來謁王方食具以告良良曰臣請借
前箸為大王籌之昔湯武封桀紂之後者度能制其
死生之命也今大王能制項籍之死命乎武王入殷
發粟散錢偃革為軒休馬放牛示不復用今大王能
之乎且天下游士離親戚棄墳墓從大王遊者徒欲
望咫尺之地今復立六國後游士各歸事其主大王
誰與取天下乎且夫楚惟無彊六國復撓而從之大
王焉得而臣之誠用客謀大事去矣漢王輟食吐哺

罵曰豎儒幾敗而公事令趣銷印荀悅曰夫立策決勝之術有三一曰形二曰勢三曰情形者言其大體得失之數也勢者言其臨時進退之宜也情者言其心志可否之實也策同事等而功殊者三術不同而已矣故立六國於陳涉所謂多己之黨而益秦之敵取非其有而予人行虛惠而獲實福也立六國於漢王所謂割己之有以資敵設虛名而受實禍也故耳餘食其所說同而得失異此同事而異形者也戰國相持無臨時之急一戰勝敗未必存亡故累力待時承敵之弊此卞莊刺虎之說也楚趙與秦勢不並立安危之機呼吸成變而宋義欲待秦趙之弊此同事而異勢者也伐趙之役韓信泜上孤軍必死無二而趙以內顧之士攻之彭城之難項羽喪其國都士卒憤激而漢以怠惰之卒應之故俱在水上而勝敗不同此同事而異情者也故曰權不可預議變不可先圖與時遷移應物變化此設策之機也

借前箸張晏曰求借所食之箸用以指畫也或解云借前世湯武箸明之事以籌度今時之不若也偃革為軒如淳曰革兵革也軒赤轂乘軒也謂偃武備而治禮樂蘇林曰革兵車也軒朱軒皮軒也謂廢兵車而用乘車也休馬放牛書武成篇王來自商至于豐乃偃武修文歸馬于華山之陽放牛于桃林之野示天下弗服楚惟無彊六國復撓而從之撓女教反弱也留侯世家注漢書音義曰惟當使楚無彊彊則六國弱從之也索隱曰荀悅漢紀云此事獨可使楚無彊彊則六國屈撓而從之也韋昭云今無彊楚者若六國立必復屈撓從楚也是二說之意同幾敗而公事留侯世家注幾音祈幾殆近也而公漢王自謂也立六國於陳涉先陳涉亦嘗立六國後自為樹黨卞莊刺虎卞莊魯卞邑大夫莊子也陳軫傳秦惠王曰今韓魏相攻救之便勿救便陳軫對曰卞莊刺虎聞於王者乎莊子欲刺虎館豎子止之曰兩虎方且食

牛食甘必鬬鬬則大者傷小者死從傷而刺之一舉必有雙虎之名莊子然之有頃二虎果鬬莊子從傷者刺之果有雙虎之功今韓魏相攻此猶二虎之鬬

泜上泜水出恒山正義曰在趙州贊皇縣界泜音遲索隱曰蘇林音祇晉灼音郄按地理志音脂則蘇音為得

貭實 一統志云泜水在真定府臨城縣西北二十五里源發元氏縣經高邑欒城達寧晉入葫蘆河史記韓信斬成安君於泜水上即此

書法 未卒事不書書未行而罷何幸之也凡未行而罷之例有二有幸之之辭有惜之之辭綱目書未行罷免者五漢遣酈食其立六國後魏遣兵迎吳降將漢後主景耀四年幸之也成帝詔立辟雍漢綏和元年恭以貴興為荊州戊寅年劉琨段匹磾討石勒晉元帝建武元年惜之也書既而罷之六詳新帝辛巳年書尋罷之四詳唐中宗景龍四年書不果行十一詳漢成帝綏和二年不果

一不行一書不至二
詳漢明帝永平四年

發明漢欲立六國後其得失先儒論之詳矣綱目特書未行而罷者蓋所以著漢王無我速於從諫之美也

夏四月楚圍漢王於滎陽亞父范增死

漢王謂陳平曰天下紛紛何時定乎平曰項王骨鯁之臣亞父鍾離眛之屬不過數人耳項王為人意忌信讒誠能捐金行間以疑其心破楚必矣王乃與平黄金四萬斤不問其出入平多縱反間言眛等功多不得裂地欲與漢滅楚而分其地羽果疑眛等及楚圍滎陽急漢王請和羽使至漢陳平為太牢具舉進而佯驚曰吾以為亞父使也乃持去而更以惡草具進使歸以報羽大疑亞父亞父欲急攻下滎陽羽不

聽亞父怒曰天下事大定矣君王自為之願請骸骨歸未至彭城疽發背死

集覽 骨綆之臣注見晉武帝咸寧四年亞父如淳曰亞次也羽尊之次於父猶齊桓公稱管仲曰仲父鍾離眜鍾離複姓眜名也字從目從末莫曷反為太牢具舉進凡用牲繫養曰牢詩傳云牛曰太牢羊曰少牢舉進謂舉鼎俎來也記少儀曰其禮太牢則以牛左肩臂臑折九箇少牢則以羊左肩七箇犆豕則以豕左肩五箇注折斷分之也皆用左者右以祭也又注見唐太宗貞觀十九年少牢更以惡草具進漢書音義曰草粗也索隱曰戰國策云食馮諼以草具

如淳曰槁草麤惡之具饌

書法 蠻夷書死盜賊書死增楚臣也則曷為以死書項氏弑君賊也而增為之謀主是亦賊焉耳然則其書亞父何書亞父見其為賊所尊也終綱目卒書死者六楚范增恭母妻王舜揚雄皆賊

之也胡僧不空夷之之也唐代宗大歴九年

發明綱目於人臣例書卒雖列國亦然惟夷狄盜賊則書死范增楚之謀主既書亞父乃以死書之何哉項籍負弒逆之罪增始與之同列乃從而北面事之況義帝之立出於增之本謀籍弒其所立增力能誅則誅之不能誅則死之又否則去之可也既不能然乃甘心臣事弒君之賊助桀為虐是亦弒逆之人爾故綱目於其死而貶之所以正天討示王法使為人臣者當知去就之義為萬世之戒也嗚呼其旨嚴矣

五月漢王走入關彭越擊楚楚還兵擊之漢王復軍成皐

楚圍滎陽益急漢將軍紀信曰事急矣臣請誑楚乃乘王車出東門曰食盡漢王降楚楚皆之城東觀王乃令周苛守滎陽而與數十騎出西門去羽燒殺信王入關收兵欲復東轅生曰願君王出武關羽必南走王深壁勿戰令滎陽成皐間且得休息而韓信等亦得安輯趙地連燕齊王乃復還滎陽則楚備多而力分復與之戰破之必矣王從之羽果南王不與戰會彭越破楚軍殺薛公羽東擊越漢王復軍成皐

六月楚破彭越還拔滎陽及成皐漢王走渡河奪韓信軍遣信擊齊

項羽既破彭越還拔滎陽烹周苛遂圍成皐漢王逃去北渡河宿小脩武晨自稱漢使馳入趙壁張耳韓信未起即卧內奪其印符以麾召諸將易置之令耳守趙信收趙兵未發者擊齊楚遂拔成皐欲西王欲

捐成皐以東而屯鞏洛以距楚酈生曰王者以民為天而民以食為天夫敖倉天下轉輸久矣聞其下藏粟甚多楚拔滎陽不堅守敖倉乃引而東此天所以資漢也願急進兵收取滎陽據敖倉之粟塞成皐之險杜太行之道距蜚狐之口守白馬之津以示諸侯形制之勢則天下知所歸矣王乃復謀取敖倉揚氏曰韓信之軍禁防疏闊如此使敵人投間竊發則信可得而虜矣豈古所謂節制之兵信亦有所未逮與

集覽漢王逃去索隱曰逃徒凋反輕身而忽出也史記漢高本紀作漢王跳徐廣曰跳音逃如淳曰走也晉灼按劉澤傳跳驅至長安注跳徒調反通俗文云超通作跳也小脩武晉灼曰在大脩武東地理志河內脩武縣正義曰脩武本殷之甯邑按韓詩外傳武王伐紂到于邢丘勒兵于甯遂更名甯曰脩武括地志云今懷州獲嘉古脩武也鞏縣名屬河南周考王封威公子惠公之少子於鞏號為東周惠公即

此洛注見周顯王三年蜚狐之口蜚古文飛字如淳曰蜚狐在代郡西南正義曰蜚狐縣有蜚狐谷地道記云上黨郡恒山北行四百五十里得恒山岌號蜚狐口輿地要覽曰蜚狐道在今蔚州蜚狐縣北入嬀州懷戎縣即古蜚狐口也又注見五代晉高祖天福元年白馬之津索隱曰即黎陽津也南界魏郡白馬縣括地志云白馬故城在滑州衛南鎮西南二十里戴延之西征記白馬城在衛故曹邑也今濬州即漢黎陽縣州東一里五步有黎陽津亦名白馬津　質實一統志云小脩武漢魏省之故城在懷慶府脩武縣東四里漢高帝得韓信軍小脩武即此又詳見周赧王四十一年鞏周鞏伯之邑名西周惠公封少子班於鞏是為東周漢始置鞏縣屬河南郡治故鞏城魏晉因之後魏屬成皋郡北齊屬洛州隋徙治洛口唐宋金元皆仍舊本朝因之屬河南府蜚狐口古之地名漢置廣昌縣屬代

郡東漢屬中山國晉屬代郡後周治五龍城隋仁壽初改曰飛狐縣屬易州唐初僑治易州之遂城遂屬蔚州貞觀中復故地宋陞為飛狐軍遼復為飛狐縣金元仍舊本朝復改廣昌縣屬大同府白馬津在大名府濬縣西二里黎陽故城之東又名黎陽津漢酈食其所謂守白馬之津即此處也

秋七月有星孛于大角

書法 書孛始此終綱目書孛五十三 是年漢文帝後七年景帝二年中二年中三年武帝建元三年四年六年元狩三年四年元封元年再書後元二年昭帝始元三年宣帝地節元年神爵元年黃龍元年元帝初元五年成帝建始元年元延元年哀帝建平二年三年新莽壬午年漢光武建武十五年三十年明帝永平二年十八年章帝建初元年二年安帝永初三年順帝永和六年桓帝建

初三年延熹四年靈帝光和元年三年五年中平五年獻帝初平四年建安五年九年十一年十二年十七年二十三年後主建興十四年再書己丑年丁酉晉惠帝永興二年成帝咸康六年哀帝興寧元年安帝隆安四年唐太宗貞觀十五年孛營宮六漢主帝黃龍元年是年大喪光武建武三十年後二歲大喪章帝建初二年閏一歲太后喪靈年中平五年明年大喪己丑年丁酉年孛太微四漢明帝永平十八年驗月大喪靈帝光和五年明一歲黃中起再歲晉咸康六年明年成喪唐太宗貞觀十五年閏一歲太子以反廢惟于紫于太微非分裂之代無不有大應者

○八月漢王軍小脩武遣人燒楚積聚

漢王得韓信軍復大振引兵臨河南鄉欲復與楚戰鄭忠說止王乃使劉賈盧綰渡白馬津入楚地佐彭

越燒楚積聚

以破其業

書法 特筆也事有關於成敗之故者雖小事綱目必書之漢初書燒楚積聚中興書襲取莽輜重壬午年曹操書破紹輜重興平五年皆特筆也

彭越下梁十七城楚復擊取之

彭越下梁地十七城項羽聞之使曹咎守成皐戒曰即漢欲戰慎勿與戰而自引兵東擊越所下城圍外黃數日乃降羽欲盡阬之外黃令舍人兒年十三說羽曰彭越強劫外黃外黃恐故且降以待大王今又阬之百姓安所歸心哉且如此則從此以東十餘城皆莫可下矣羽從之梁復為楚

集覽 外黃令舍人兒外黃縣名其縣令之舍人兒也文頴曰舍人主廄內小吏官名顏師古曰舍人本親近左右之通稱

後遂以為私屬官號瓚曰稱兒者以其幼弱故系其父春秋傳曰仍叔之子是也括地志云故周城即外黄地在汴州雍丘東正義曰故黄城在睢州考城東二十四里以縣有黄溝因名焉强劫强其兩反劫持也咸驅勢劫也

質實

一統志云外黄漢之縣名屬陳留郡晋廢之故城在開封府杞縣東北左傳魯惠公敗宋師于外黄即此

漢王遣酈食其說齊下之

酈食其說漢王曰今燕趙已定惟齊未下諸田宗彊近楚多詐雖遣數萬之師未可以歲月破也臣請得奉明詔說齊王使為東藩王曰善酈生乃說齊王曰王知天下之所歸乎王曰不知也請問之生曰歸漢王曰何也生曰漢王先入咸陽收天下兵以責義帝之處立諸侯之後與天下同其利天下賢才樂為之

用項王有倍約之名有殺義帝之負記人之罪忘人之功賢才怨之莫為之用故天下之事歸於漢王可坐而策也今又已據敖倉塞成臯守白馬距蜚狐天下後服者先亡矣齊王納之遂與漢平而罷守備日與生縱酒為樂韓信欲東兵聞之而止蒯徹說曰將軍受詔擊齊而漢獨發間使下之寧有詔止將軍乎且酈生一士伏軾掉三寸舌下齊七十餘城將軍以數萬衆歲餘乃下趙五十城耳為將數歲反不如一豎儒之功乎信遂渡河 集覽責義帝之處項羽弑義帝於江中不知處所故漢王責之蒯徹姓名也後避武帝諱史改徹曰通伏軾食其本傳伏作馮注馮讀曰憑據也伏亦憑也軾注見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必式三寸舌索隱曰春秋緯云舌在口長三寸象斗玉衡

戊戌 西楚四年 漢四年

冬十月漢韓信襲破齊齊王烹酈食其走

高密集覽高密戰國齊地北海郡高密縣在臨淄之東今密州是屬益都路　質實一統志云

高密古邑名春秋齊封晏嬰於此漢初置高密縣取境內密水為名文帝時為膠西國宣帝改為高密國東漢國除以縣屬北海郡晉屬城陽郡宋屬高密郡隋唐皆屬密州元屬膠州本朝因之改屬萊州府　○漢

王復取成臯與楚皆軍廣武

漢數挑楚戰曹咎不出使人辱之咎怒渡兵汜水半渡漢擊破之咎自剄漢王乃引兵渡河復取成皐軍廣武就敖倉食羽聞之亦還軍廣武相守楚食少乃為高俎置太公其上告漢王曰今不急下吾烹太公王曰吾與若俱北面受命懷王約為兄弟吾翁即若翁必欲烹而翁幸分我一杯羮羽怒欲殺之項伯曰為天下者不顧家殺之無益秪益禍耳羽謂漢王曰天下匈匈數歲徒以吾兩人願與王挑戰決雌雄毋

徒苦天下父子為也王笑謝曰吾寧鬬智不能鬬力因數之曰羽負約王我於漢罪一矯殺卿子冠軍罪二救趙不報而擅刼諸侯入關罪三燒秦宮室掘始皇帝冢私其財罪四殺秦降王子嬰罪五詐阬秦子弟新安二十萬罪六王諸將善地而徙逐故主罪七出逐義帝自都彭城奪韓梁地罪八使人陰殺義帝江南罪九為政不平主約不信天下所不容大逆無道罪十也吾以義兵從諸侯誅殘賊使刑餘罪人擊公何苦乃與公挑戰羽大怒伏弩射漢王傷胸王乃捫足曰虜中吾指因病創卧張良强請起行勞軍以安士卒王從之疾甚因馳入成皐

集覽挑戰李奇曰挑身獨戰不復須衆也瓚曰挑徒了反擿嬈敵以求戰如古之致師鄭玄曰致師者致其必戰之志也古者將戰必先使勇力之士犯敵氾水正義曰氾敷劒反括地志云漢高即位壇在曹州濟陰界張晏曰氾水在濟陰取其氾愛弘大而潤下索隱曰氾

音似張晏謂在濟陰蓋在濟水之陰非彼濟陰郡也

瓚曰今成皐城東汜水是也汜水水源出洛州汜水縣

東南三十二里方山廣武孟康曰於滎陽縣西二十

里築兩城相對為廣武在敖倉西三皇山上戴延之

西征記三皇山有二城東曰東廣武西曰西廣武各

在一山頭相去百步汴水從廣澗中東南流今涸高

俎俎机之類李奇曰軍中巢櫓方面人謂之俎姚察

按左氏楚子登巢車以望晉軍杜預謂車上櫓也故

李氏云軍中巢櫓又引時人亦謂此為俎也括地志

云東廣武城有高壇即項羽坐太公俎上者今名項

羽堆亦名太公亭顏師古曰俎所以薦肉示欲烹之

故置俎之上若翁若猶言爾汝而也後皆做此匈匈

音凶又上聲諠擾之義捫足捫音門摸也傷胸

而捫足故以安衆心也病創創讀曰瘡傷也　　　　　賁

一統志云汜水源出開封府汜水縣西方山東南流

入黄河廣武城名在開封府河陰縣北一十里廣武

三泉二山之上益二山相連其上有東西廣武二城即楚漢相拒處也

楚救齊十一月漢韓信擊破之殺其將龍且虜齊王廣田横自立為齊王戰敗走信遂定齊地

楚使龍且將兵二十萬救齊或曰漢兵遠鬬窮戰其鋒不可當齊楚自居其地兵易敗散不如深壁令齊王使其信臣招所亡城亡城聞王在楚來救必反漢漢兵客居其勢無所得食可不戰而降也且曰吾知韓信為人易與耳寄食於漂母無資身之策受辱於袴下無兼人之勇不足畏也且救齊不戰而降之吾何功今戰而勝齊半可得也進與漢軍夾濰水而陳信夜令人囊沙壅水上流且渡擊且佯敗還走且喜曰吾固知信怯也遂追之信使決壅囊水大至且軍大半不得渡信急擊殺且追至城陽虜齊王廣田横

遂自立為齊王灌嬰擊走之盡定齊地

集覽　范且韋昭曰且子閭反濰水濰音維地理志濰水出琅邪箕屋山東北經臺昌入海括地志云密州莒縣山濰水所出大半大音泰韋昭曰凡數三分有二為大半城陽地理志濟陰郡南有泰山城陽括地志云濮州雷澤縣本漢郕陽故城古郕伯國在濮州東南九十里索隱曰郕亦作成周武王封弟季載於郕其後遷城之陽故名城陽

質實　一統志云濰水源出青州府莒州西北九十里箕屋山之東北達密川於莒古莒子國之地名春秋戰國俱屬齊漢滅秦置城陽國於此東漢因之三國魏改為城陽郡唐省之莒城在青州府莒州境內漢文帝封朱虛侯章即此

發明　秦為無道天下共起而亡之至羽背約王沛公於巴蜀故漢王之東綱目以還定三秦書

之用見三秦固沛公所宜有也其後籍負弑逆之誅於是漢之舉兵一則曰討籍二則曰伐楚又以見師出為有名矣若夫諸侯各受分地與漢並立初非有可指之罪漢志於一天下以彊食弱是以韓信之出於趙魏則書擊於燕則書下於齊則書襲至楚遣龍且則書救春秋凡救未有不善者善則攻者非矣力鏖彊戰信之所以立功者如此他時不得其死良有以也君子觀綱目所書之意斷可識矣漢與秦項果可以大相遠乎

漢立張耳為趙王○漢王還櫟陽留四日復如廣武

書法特筆也漢王可謂不敢自暇矣雖禹之辛壬癸甲何以過之光武之篇書潁川盜起帝還宮六日討平之皆特筆也二祖創業之初其勤如此後世猶有書幸馮石府留飲十日者矣漢安帝

建元年
光

○春二月漢立韓信為齊王徵其兵擊楚

韓信使人言於漢王曰齊偽詐多變反覆之國也請為假王以鎮之漢王大怒罵曰吾困於此旦暮望若來乃自立邪張良陳平躡王足附耳語曰漢方不利寧能禁信之自王乎不如因而立之使自為守不然變生王悟復罵曰大丈夫定諸侯即為真王何以假為二月遣良操印立信為齊王徵其兵擊楚項羽聞龍且死大懼使武涉說信欲與連和三分天下信謝之曰臣事項王官不過郎中位不過執戟言不聽畫不用故倍楚而歸漢漢王授我上將軍印予我數萬衆解衣衣我推食食我言聽計用故吾得至於此夫人深親信我我倍之不祥雖死不易幸為信謝項王武涉已去蒯徹知天下權在信乃說之曰天下初發

難也憂在亡秦而已今楚漢分爭使天下之人肝膽塗地暴骸中野不可勝數楚人乘利席卷威震天下然迫西山而不得進者三年矣漢王距鞏洛阻山河一日數戰無尺寸之功此所謂智勇俱困者也今兩主之命縣於足下莫若兩利而俱存之三分天下鼎足而居其勢莫敢先動足下據強齊從燕趙因民之欲西向為百姓請命則天下風走而響應矣蓋聞天與不取反受其咎時至不行反受其殃願足下熟慮之信曰漢王遇我甚厚吾豈可以鄉利而倍義乎徹曰始張耳陳餘相與為刎頸之交及爭張黶陳澤之事耳遂殺餘泜水之南頭足異處今足下交於漢王必不能固於二君之相與也而事多大於張黶陳澤者故臣竊以為足下必漢王之不危已亦誤矣野獸已盡而獵狗烹願足下深慮之且勇畧震主者身危功蓋天下者不賞今足下戴震主之威挾不賞之功欲持是安歸乎信謝曰先生休矣吾方念之數日徹

復說曰夫聽者事之候也計者事之機也聽過計失而能久安者鮮矣故智者決之斷也疑者事之害也審毫釐之小計遺天下之大數智誠知之決弗敢行者百事之禍也夫功者難成而易敗時者難得而易失時乎時乎不再來信猶豫不忍倍漢又自以功多漢終不奪我齊遂謝徹徹因去佯狂為巫集覽執戟張晏曰郎中宿衛執戟之人也衣衣下衣於既反食食下食讀曰飼從燕趙從子容反言可與燕趙約為從親風走走音奏言疾趨如風也刎頸之交注見周赧王三十六年爭張黶陳澤之事事在秦二世三年相與如淳曰言二人相與交善也必漢王必謂必信之也其意謂漢王不可必聽者事之候顏師古曰謂能聽善謀也

正誤從燕趙令按從如字使燕趙服從已也

秋七月漢立黥布為淮南王考異按秦二世二年書呂臣走得英布軍漢王

元年書英布為九江王黥布本姓英此書黥布刊本誤也

考證

黥當作英○謹按汪氏曰英布誤作黥布布姓英氏秦時坐法黥故史傳書為黥布如呂臣走得英布軍英布為九江王既皆以姓名書豈於漢封立之際揭其為刑人當作英布為是

○八月漢初為算賦

民年十五以上至五十六出賦錢人百二十為一算治庫兵車馬

書法

書初何志始也算賦以治庫兵車馬則軍興之制也自是遂為常法故謹書之是故漢高帝算賦則書初武帝榷酤則書初天漢三年桓帝田畝稅錢則書初延熹八年晉孝武增稅米則書初太元八年唐定租庸調則書初武德七年德宗兩稅則書始建中元年間架陌錢則書初建平四年稅茶則書初貞元九年皆重其始取民也

北貉燕人致梟騎助漢集覽北貉貉北方豸種索隱曰貉即濊也與高麗同種在辰韓之北朝鮮之東東窮大海梟騎最勇健曰梟

書法致助何順辭也夷蠻借兵之辭五曰致助曰請助曰入援順辭也曰發兵尊辭也曰遣使以某兵至敵辭也曰乞兵卑辭也曰求救急辭也莫善於漢之致助唐之請助者矣蠻夷借兵始此終綱目書蠻夷借兵八是年隋大業十三年唐天寶十五載再書寶應九年興元元年五代唐丙申年晉辛亥年北漢

○漢王令軍士死者吏為棺斂送其家

書法書嘉恤死也戰國之世殺人多者至二十四萬未有書恤死之政者書恤死始此漢之興

宜哉終綱目書恤死之政五五是年唐太宗貞觀二十五年再書十九年五代漢庚戌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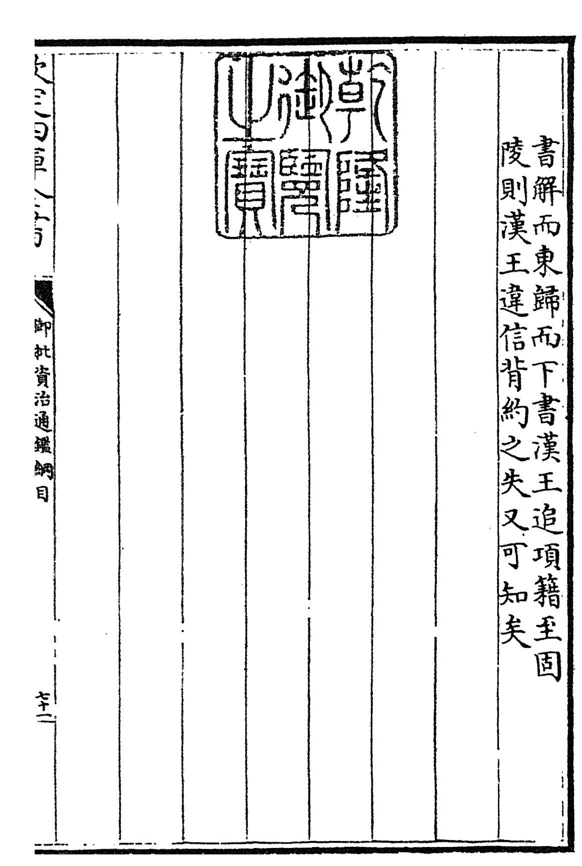
○漢以周昌為御史大夫○楚與漢約中分天下九月歸太公呂后於漢解而東歸

項羽自知少助食盡韓信又進兵擊之漢遣侯公說羽請太公羽乃與漢約中分天下鴻溝以西為漢以東為楚九月歸太公呂后解而東歸漢王欲西歸張良陳平曰漢有天下大半楚兵饑疲今釋弗擊此養虎自遺患也王從之程子曰張良才識高遠有儒者氣象而亦以此說漢王則其不義甚矣集覽鴻溝文頴曰於滎陽下引河東南為鴻溝以通宋鄭陳蔡曹衛與濟汝淮泗會於楚即今官渡水也應劭曰在滎陽東南二十里張華云大梁城在浚儀縣北縣西北渠水東經此城南又北屈分為二渠其一渠

東南流始皇鑿引河水以灌大梁謂之鴻溝今之汴河是漢楚會此處其一渠東經陽武縣南為官渡水按張華質實一統志云鴻溝在開封府河陰縣之東此說是即楚漢分界處北接廣武山與滎澤相連

書法書楚與漢約何不以背約累漢王也故太公實請而以楚歸為文討賊天下之大義也背約不足以累之

發明當是時漢彊楚弱政自不必約和然太公在楚未有取之之計也上書中分天下繼書歸太公於漢則漢之此舉為請太公明矣然綱目書楚與漢約而不書漢與楚約則見欲和者出於楚之本心而漢王不急於救父其惡益自不言可知況漢既得太公乃始背惠食言進兵攻楚故此明



書解而東歸而下書漢王追項籍至固
陵則漢王違信背約之失又可知矣

御批資治通鑑綱目卷二下